# 樓山堂集

一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樓山堂集

(一)

吳應箕著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樓山堂集

# 樓山堂集原序

明禮樂文章遠軼往代。而史獨廢缺。僅有實錄。此天子事。非一家一人事矣。其所錄必及臣民。而其名曰某帝實錄。猶臣民之有銘傳表誄也。人臣而銘傳表誄其君。可用刺乎。錄及臣民。可盡用褒乎。甚或載筆之人。閒多曲佞。死難者謂其乞哀。戡亂者謂其助逆。清議所病。固非一端。獨如神宗朝四十八年。其大者。始爭國本。晚爭三案。諸疏恆芟削不詳。他小人邪說傾翻。則連章累牘書之。其次者。鄒南皋先生論張江陵奪情。江陵敗。先生除給事。既又以言事被謫。諸疏亦不盡載。諸小人之攻之者。則又連累書之。凡此皆其近且著者也。而紊倒反錯如此。嗟乎。豈非仁人君子所重痛。後世有識者所深譏哉。江上吳子次尾有憂之。每抵掌時政。奮髯垂涕。悲憤交作。三年以其所作詩文若干卷。視周子曰。古之君子。得志、則以其所行者紀載之。不得志、則以其所見者著明之。此予是編所繇成也。而予詩多感歎。忤忌抵諱。罪尤大矣。可奈何。周子受而卒業曰。嗚呼。此非吳氏子之言。而史氏家言也。王仲淹曰。仲尼述史者三焉。書、詩、春秋、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不亡。則春秋可無作。而史耑求之三百篇止矣。古先王巡守。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列國大夫相聘問。稱詩諭志。季札使魯。觀六代之樂。大氐工歌詩也。而治亂興衰之迹具焉。仲尼而後。巡狩之禮不講。詩無復采。而史之體。漸與書、春秋、遠矣。先民有言。詩亡而詩在楚。蓋言屈氏也。屈氏、楚宗臣。疾讒諂之蔽明。怨邪曲之害公。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讀其詞。知南風

之不競也。令屈氏生當仲尼。仲尼采楚詩。無踰此者。故騷非屈氏之書。而楚之史也。予觀次尾諸詩。其屈氏遺意與。次尾之論、說、與策、記之爲史也。猶夫春秋與書之爲史。其史易見。次尾詩之猶夫騷之爲史也。其史隱深。未易明矣。昔辛伯諗周桓公。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而晉狐突引之。管仲有言。畏威如疾。從懷如流。見懷思威。而齊姜引之。相距遠者。僅三十許年。輒相傳誦不能忘。況在千百世下。遠而益尊。久而益烈者哉。後之人或有紹明仲尼、屈氏之業。使知仲淹之言。詩與書、春秋、爲史一也。則是編曷可已哉。雖然。吳子行矣。天子明聖。旦暮得志。卽以今所著者。徵之實事。請脩舉國史。補三百年缺失。吳氏史姑充家乘。藏名山。勿出可也。金沙周鑣譔。

吳子傷世莫知。哀其詩古文。版行於世。以書屬張子序。張子喟然曰。十五國稱吳子衆矣。譏亦有之。有能深知吳子者哉。知之而忘乎稱與譏。日相勉以幾於道。數人而已。張子其一也。張子少無交黨。恥競華名。與時落落。而交吳子甚暱。然不阿。以故知吳子益深。嗟乎。吳子何如人哉。吳子通儻。饒智略。讀古人書。務適用。晝利害若指掌。遇事物感發。危言深論。往往屈其座人。其大指原本忠孝名節。聞者壯之。性不屑細謹。痛當世苟且拱默。時有所風刺。雖嘗以此見望。抗憤自若也。諸所撰著。不規規蹈古。率出入古法度。久而自衡稱其文。益自喜。或譽過其實。吳子弗答。左右顧。嘗質予。予不無去取軒輊。而吳子以爲知言。自詩、歌、書、序、傳、記、外、尤長於策、論。策、論自立一家。類足以整亂匡治。予讀而太息者數矣。蓋惜其不施諸行事。徒寓之文辭如此。吳子謂予曰。彼房琯、樊英。愧天下豈朝夕哉。甄善疾非。面引廷諍。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所學。我優爲之。或曰。空言耳。予曰。非也。世曷嘗用吳子哉。藉世用吳子。吳子出爲世用。身任天下事。而吳子寡所著見。視鄉所自云爾。刺謬甚迺始詰之曰。果空言也。吳子捫舌退。奈何羈騏驥之足。坐曰。此非能千里者。而謂騏驥過邪。以予觀吳氏之人之文。大都似昔陳同甫。其究也。不幸膺患難。宜頡頏平原、睢陽閒。非苟然者。然同甫上書孝宗。天下稱之。不可謂不遇。睢陽、平原。功不稱志。以忠節聞後世。挾持素裕如吳子。鬱抑不自遂。不早受知君相。徒詩文寄意。誠哉其足傷也已。雖然。今天下益蠹壞。患不能爲。不患不我用。吳子守貞處順。以素所交勉者盡其道。而尤智勇沈深。不概取憫時病俗之意見之於詩文。世卽不能用吳子。吳子可無憾。又況吳子終當見用於世也哉。彼稱譏紛紛。惡知吳子哉。吳子字次尾。名應箕。方著書未艾云。崇禎十二年正月旣望。芑山張自烈序。

樓山堂遺集者。亡友貴池吳子之所作也。其死時。文章散佚。而當路大臣。又曾上露布。著以殷頑之目。以此見者皆以爲諱。甚至其片言隻字。毀滅之恐後。嗚呼。使其言而可毀。則采薇之歌。狡童之怨。必且不傳也久矣。有人於此。見日星之光。而欲掩之。見河嶽之流。且峙而欲塞之。摧之。有是理乎。余固知其必無也。壬辰來陽羨。陳子果出其所藏樓山遺集。完好如初。陳子謂余曰。自經喪亂以來。陽羨之田。先少保公之賜鎰。皆不可問。獨守此集以報亡友。卽有同志欲假而觀之。亦不肯與。嗚呼。彼成周盛時。殷頑在洛。今觀多士、大誥諸篇。爲徒衆矣。然曾無一人如陳子者。和採薇而哀狡童。吾又不知今古人果誰不相及也。抑豈樓山之文。或又已遠過於前人耶。余交吳子。歲在己卯。今已十五年。其文集皆前己卯作者。蓋三十年

餘矣。當明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樓山集多憂危之言。何其蚤見也。迨其後天狼墉鼠。禍機將發。大臣將相。又皆畏罪持祿。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其身爲餌。余則嘗見吳子張目奮袂而言之。禍福利害。一不少動。蓋其素志之定也審矣。又何難於江上之死哉。吳子嘗云。文章自韓、歐、蘇沒後。幾失其傳。吾之文足起而續之。余時方汨沒於六朝。不知其善。亦不取視也。今知之。欲與之言。而吳子死久矣。雖然。以吳子之文求吳子。余雖始不知之而卒知之。恐天下之始終不知之者。亦已多矣。以吳子之人。求吳子之文。即五尺之童。豈有不辨日星。即越裳之重譯。豈有不望氣而問指南一識夫河與嶽哉。昔韓、歐、蘇之三公者。皆能守道不隨於時。亦嘗遭貶謫彈射。然固未至斷頸絕脰以殉之也。而當世見其片言隻字。皆愛重之不衰。設以若韓、若歐、若蘇。而且以大義斷頸絕脰而死。則當世之愛而重之。後世之憑而弔之者。又何如也。嗚呼。可以知樓山矣。雪苑侯方域題。

韓昌黎以文章起八代之衰。而蘇子頌其碑曰。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歐陽永叔以文章振五季之陋。而蘇子叙其集曰。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言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夫後世之言文者。莫不宗師韓、歐。而必折中於蘇子之論。豈非以其美而不誣也哉。以今視之。韓自原道、原性、師說、表狀而下。歐自正統、朋黨、春秋、本論、童子問、諸疏議而下。不過贈答詠吟應酬之作耳。安見其爲房、杜、姚、宋之所不能爲。而功加於當代耶。獨觀

長慶、嘉祐以後學士誦法昌黎、永叔、不衰然後知文章匪易易耳吾師次尾先生崛起秋浦年二十抗顏高論聞者亡智愚皆舌撟而不能下及壯交遊徧海內諸公卿爭欲望見顏色所至載刺盈車而先生傲焉弗顧於制藝外發憤爲古文上陳王霸大略下該近今之務他人揣摩十數年淹留而未就者先生直以不慮得之他人囁嚅躊躇首鼠而不敢盡者或乃衝口出之雖觸忌諱犯勢家而不辭也其論古必援經傳未嘗有憑臆之言其敍事以傳後信今未嘗有誣諛之說其策議書牘皆所爲審時勢畫治安正風俗未嘗以捭闔短長廁其閒詩歌雜著則又自勒一家於是好者習而尊之曰吳子今之韓歐也正嘉以還道在斯矣邇者天下多事彊武之臣明察之吏亡補國家毫末而魁閎骨鯁伸士氣於萬分一者必出吾鄉聲氣中孰爲之倡孰爲之和文章之功不可泯也先生卽不爲韓歐得乎一日諸弟子旅進曰先生以制藝矜式天下士大夫之誦習剽竊掇巍科高第者纍纍獨古文辭尙多秘錄又散弗聚也昔元次山皮襲美連不得志於有司輯所撰曰文編曰文藪以示知己者書至今傳先生二十年著述已數十萬言吾屬私識而布之何爲不可先生曰然然予亦猶是贈答詠吟應酬之作也奚足壽之金石於是諸弟子從他所搜其散逸刊樓山缺（粵雅本每行二十一字原缺十三行又三字）

諫官必能舉秕政、指佞臣。出而備疆土。必能北□□、中禦寇。圖得當報天子。子建所不足者。次尾優爲之。如徒曰才士。則世期吳子。吳子自期。交失焉矣。金沙周鑣序。

予觀吳子次尾之制義也。摹符已久。放遠采辭。老儒俊少。談文事相娛樂。而次尾實居師友之閒。交游文物。炤耀江左。可謂盛矣。及其縱橫論議。馳騁古學。龍驤虎視。劃然厲變。上規下逮。考擊隱陋。有所悱惻。傚擬時事。友朋識其言。如持輪萬貨。立於四達之衢。未嘗有皇皇不給之憂。而後之驗之。百不失一。故次尾用卒自憤。明著於篇。予竊伏自惟。隱約著書。志有所思。或當不在作者之下。閒有諷世之言。然一遇次尾。禁不敢發。予畏次尾何如哉。吾友劉伯宗。天下士也。會一時鄉邦鉅公知其賢。力薦之於朝。伯宗舉次尾自代。其書有云。不及者數。天下方望伯宗一出以爲瑞。乃伯宗猶善避次尾如此。況乎敵以下哉。雖然。次尾亦將出而仕矣。言者心之聲也。天下士同心也。士而仕者。亦同心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憂之至也。王子淵曰。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竢秋吟。蜉蝣出以陰。言其有感必有應也。次尾徒以文詞勝人乎哉。瀨水陳名夏序。

## 後東浮草序

吳、越、天下佳麗之地也。無川陸險阻。所至可樂。故其士民。多蒔花種樹。壘石穿沼。遊宴歌詠。以適歲時。非大故則不絕簫鼓之聲。亦其風俗致然矣。今年吳次尾。自秋歷冬。皆游彼中。有所感發。輒形於詩。其篇雖

不多。要皆有爲而作。余聞吳越之士多能詩。至考其賦詩之志。近於古昔。則又無焉。其在正、嘉、時。能於詩中寓憂世憫俗之旨者。惟孫太初一人。然太初故關中人。而游於吳、越。豈其地士民獨有天幸。外無寇盜之警。內無衣食之虞。而又遭世太平。求所云良士瞿瞿者。蓋皆逐於安樂而共忘之邪。迺一二遊士。則反當其佳麗之勝。怵然心目。見於詩詠。如太初者流不乏。斯又何邪。次尾負用世之略。將旦夕有所發攄。與太初之終於遊者。不可同日語。而其憂則深以遠矣。其爲詩精於辨體。不襲古人。不趨時尚。眞朴澹老。惟自見其志。與有益於聞者而止。且又行起而任其所憂。故其詩尤不可及也。剡成。命曰後東浮草。蓋歲在辛未。次尾遊吳、越。先有詩行於世云。崇禎七年十一月日。新建蘇桓序。

## 丙丁詩序

次尾詩先有刻者。不盡此。此其丙丁閒作。然次尾論詩之指。亦近日始著云。其言曰。詩古文辭。其義一也。古文之道。惟樸與堅。斯其至者。詩何必不然。且詩本性情。述志意。心口相傳。宜無他假者。而以諧聲傳韻。財取成章。已不能不在離合閒。況復資之掇拾。專尙華美哉。其失也僞。是謂無詩。吾生平不爲擬古。強笑不歡。非中懷所達故也。蓋次尾之論如此。其於詩似爲一家然。余固心韙之。是集篇什不多。相其旨趣。要不離所持論矣。吾觀次尾負王霸之略。希世度務。磊落恢奇。蓋其人在王猛、祖逖、郭元振、張建封之閒。天下方多事。次尾目覽心籌。閔時病俗。而傷世不已。知無相與推挽之者。則功名不得以及物也。一篇之中。

三致意焉。所謂本性情。述志意。宜無他假者。信矣。次尾豈欺我哉。讀丙丁集者。謂足盡次尾詩亦可。同里劉城序。

## 吳次尾己卯詩集

予友吳次尾。博極羣書。通世務。善古文。獨慷慨負大略。此豈可以詩人目之。顧天下之善詩。未有如次尾者也。嘗與予酒酣細論。其言曰。宏、嘉諸君之失也。以拘體法、而詩在。今人之得也。以言性情、而詩亡。豈性情之言足以亡詩。飾其未嘗學問者。以爲詩人之妙。不過如是。嗚呼。與其得也。則甯失而已矣。蓋次尾之言如此。予以爲後有善論者。不能易矣。次尾詩具載全集。此刻其己卯一歲者。要之讀次尾詩。其學問可考而知也。卽其性情亦不能外。然豈可與今之人同日語哉。故天下之善詩。未有如次尾者也。雲閒陳子龍序。

## 吳顧唱和集序

士見乎世。世所以徵士。言行二端而已。其言是。其行非。士於是乎取譏。其言非。其行詎顧有是。而世反惑之。於是益受士之患。而士亦益爲世所輕。予所以重有感也。予鄉自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倡道東南。論儒宗者。薛、胡、陳、王四君子後。輒僂指陝之馮、吉安鄒、梁溪顧、高云。士不幸不能生同其時。猶幸生同其地。

千百世之下。千餘里之遠。聞兩先生之風。思兩先生爲人。其言吾之言。行吾之行也。而况爲時非遠。受地甚邇。顧非兩先生言將奚言。非兩先生行將奚行。其言兩先生。行兩先生。則其人可知也。其不能兩先生言。不能兩先生行。則其人又可知也。頃者余友眉生。建明大義。如鄒吉安論江陵故事。天子念書生無他。且能爲朕守名教。其無責。又念大臣重廉恥。宜自裁。於是眉生初上疏。弗予封。再上疏。予封留弗報。嗟乎。眉生。天子愛爾至矣。既還抵予。予卽以鄒先生進之。此猶吾顧、高也。唯唯。敢不益勉。已送之瀨江道上。相要歲夏以前來茆嶺。秋以後予往敬亭。如是者兩人終其身也。及予歸。而次尾、子方、以梁谿唱和集問序。遣書適至。夫子方、涇陽先生賢從孫。夾之先生之肖子也。而次尾好與遊。是所謂不忘兩先生者。次尾、江上賢君子也。子方言必稱之。此亦涇陽先生所有事矣。今天下不患無才士。驕而善傾人。闇而不知取衷。則奚貴焉。二子聲相若。謙謙兩相下。顧既紹其先人。吳亦能遠而就其鄉賢者之後。孔子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二子之謂矣。雖然。二子其亦益自勉。須時出而經天下。使後人士亦益知言二子言。行二子行。則予與眉生。其猶及聞且見之也。周鑣序。

樓山集。原本續刻金陵。或離或合。多散見。乙酉以後鏤版。不可復得矣。癸巳春。芑山張先生寓石埭。貽書峽川。屬劉得輿父。泊吳山賓。非重輯此集。以斛峯戴氏所借章謨本爲草稿。兩君各出所存逸文。共相編摩。更爲目次。郵張先生手訂之。已而吳子相遇。又采掇細碎入之。合成此書。張先生既命工繕寫。付之得輿父。以甲午冬。與孔仲石先生。請諸同學。醵資授梓。隨得隨鐫。至戊戌秋乃訖功。其閒又不無

且忌且疑。固難爲不知者道也。版既成。歸於孟堅而貯之吳彥所。彥字幼美。先姑丈樓山先生從弟也。

同里內姪李時跋。

# 樓山堂集目次

第一卷
論
史論
潁考叔論　祭仲論
曹沫論　士蔿論
趙盾論　魏絳論
子產論　晏嬰論
伍員論
第二卷
史論
蘇秦論一　蘇秦論二
王翦論　漢高帝論一
漢高帝論二　漢高帝論三

漢高帝論四　項羽論
范增論　張良論

第三卷

史論

曹參論　韓信論
周昌論　周勃論
婁敬論　周亞夫論
田叔論　東方朔論

第四卷

史論

賈誼論　公孫宏論
霍光論一　霍光論二
霍光論三　蕭望之論
趙充國論　師丹論

史丹論　魏相論
第五卷
史論
漢光武中興論一　漢光武中興論二
李固論　丁鴻論
郭泰論　陳實論
荀爽論　諸葛亮論一
諸葛亮論二　關羽論
第六卷
史論
魏武帝論　孫權論
荀彧論　賈詡論
陸遜論　魯肅論
桓範論　司馬昭論
晉元帝中興論　唐肅宗中興論一

唐肅宗中興論二　宋高宗中興論

第七卷

國朝紀事本末論

江陵奪情 以下東林本末　三王並封

癸巳京察　會推閣員

辛亥京察上　辛亥京察下

要典三案　征哱 以下三征本末

征倭上　征倭下

征播

小試論

單騎詣虜論

第八卷

辯

春秋四不卽位辯　魯隱公非攝辯一

魯隱公非攝辯二　六逆論辯

甘陳功罪辯

第九卷

策

擬進策 并序

持大體　別邪正

謹信任　審言術

勵廉恥　重變更

儲邊材　罷無用

養民財　塞貪源

第十卷

策

兵事策 并序

□寇一　□寇二

□□一　□□二

流賊一　流賊二

備南一　備南二
防江一　防江二
第十一卷
策
時務策
問今天下門戶之勢似已成矣其學術人品以何者爲正邪正是非以何者而定
問制科得人今不逮昔議者至欲罷之幸其事寢然制科果無弊歟兼行騎射果爲得歟
問天下事議論多而成功寡其病源安在
問兵莫妙於用閒今□□流賊並劇用兵久不見效說者謂閒術疎耳然用於二者將遵何法歟
抑孰難孰易歟請從長計之
問今民貧盜起咎繇司牧守令之選治之急務也其責成之法何如
問流賊之劇法在必勦然未嘗不可撫也將勦撫並施歟亦先勦後撫歟又既撫之後保無後患
歟其悉心以議
問流賊之起也有司各練鄉勇不知果有資於守禦抑無病於民否
第十二卷

議
募立社倉議　江南弭盜賊議
江南平物價議　江南汰胥役議
江南徵錢糧議 失稿
第十三卷
書
上嘉善錢相公書　上郡守孫公論考童生薦名書
與顏徵士書　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書
再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書　與田令公言鄉中糶穀事書
上鄭太宰元嶽先生書　上金楚畹督學書
與徐虞求通政書
第十四卷
書
眞陽驛與汝寧守王乾純先生書　復王乾純先生書
與周仲馭論四家文集書　復方孩未先生書

與金天樞侍御書
與劉念先贊畫書
與方仁植中丞書
復楊維節國博書
第十五卷
書
與程子尙論性書
答沈眉生書
答陳定生書
與友人論留都防亂公揭書
遺池州城中文武諸執事書 失稿
與孫碩膚職方書
復顧子方書
與劉與父論古文詩賦書
與袁臨侯開府書
第十六卷
序
姚伯子史書序
四書圖考序
古方略序
韓姬命文集序
張芑山四書大全辯序
梅衡湘西征集序
東林本末序
陳百史古文序

陳中湛歸來草序
楊學博詩序
池陽郡邸分韻序
李行季詩序
劉伯宗癸未詩序
卷園詩集序
曾學博詩序
延陵七子稿遺
梁谿唱和集序

第十七卷

序

八大家文選序
吳文成集序 失稿
送張二無先生內轉左僉都序 失稿
吳和受給諫詩序 失稿
崇禎丁丑房牘序
四書小題文選序
徐又章制藝序
張爾公詩經程墨文辯序
國朝廣業序
道南集序
崇禎甲戌房牘序
歷朝科牘序
四書小題文選後序

第十八卷

傳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忠烈楊公傳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陳公傳
柯宜人傳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公傳
康氏清姑傳
記
暫園記
南岳看月記
陳定生書畫扇記下
相公墩記
陳定生書畫扇記上
高田茶記
第十九卷
檄
爲翟義討王莽檄
公討從賊逆臣檄
客問
原君
原將
原相
原亂
原用兵

對
令文士試騎射對
書後
書姚孝子傳後
書王弇州外集後
書筵弟篆刻圖後 非注此崇禎甲申作非原名應筵
題書牘手卷後
書事
杭州書某孝廉事
虎邱書禪僧講經事
書木末亭酒閒語
說
賣榴者說
祭文
祭外舅李首川先生文
三祭周仲馭文
第二十卷
賦十篇

禿筆賦　弔忠賦
述歸賦　園居賦
木山蜂房賦　憫亂賦
旅中除夕賦　所懽賦
老娼賦　雪中賦

詩

風雅體十章　繁星
旌旆　白雲
雲垂

樂府賦十一首
香奩曲癸亥　聽歌詞
猛虎行壬申　敵臺行乙亥
苦熱行戊寅　遠征人辛巳

第二十一卷

詩

五言古 四十六首

立秋 壬戌
雨後詠懷
寄李達丁煜劉城 乙丑
闌江磯水落見石出蔽江
兩明府詠 丁卯
同諸從春郊 己巳
寄羅文止 庚午
夜夢登太華失路遇老僧問韓昌黎所至處
平湖舟中坐月 辛未
旅中偶感
別姚子雲韓姬命陳士業
之子
遊潁谷分韻得石字
讀周仲馭十四哀
初夏齊山示王子兄弟 甲子
自大剡谿望橫山諸峯
初秋湖中 丙寅
固始道中見林曲似秋浦道上
得蔣臣書問却寄 戊辰
出塞
正月二十日湖中閣上看雪
與劉伯宗共泛玉鏡潭
西湖贈張天生馮千秋袁則學
南都社集 癸酉
時命篇
答吳去非見贈 甲戌
淸密閣
和周仲馭十四哀

第二十二卷

詩

五言古 五十三首

烏龍潭山亭同沈眉生
南山玩石
南京聞易曦侯罵賊死
練鄉勇 丙子
過茅山乾元觀喜晤張受先時仲馭暫歸不值
九月寄劉伯宗
寄徐虞求先生南京 丁丑
陳定生見顧賦贈
京口行 非注非時同遇難十月初旬
和顧子方有爲作
和顧子方論交詩
寄定生子方
竹亭感事
述懷 乙亥
哭韓姬命
悼吳門
病起逢立秋時六月十六寓吳子含齋中
朱雲子葉聖野華方雷集佛慧菴用慧字
出門 戊寅
嘲熱客
同子方謁道南祠過東林廢跡
寄仲馭兼致眉生

除夕前一日子方遣信至并得定生書却寄　池陽郡邸集桐城諸子分韻一東己卯
贈答何次德　贈答周農夫
早春野眺庚辰　江行
何以　有客辛巳
皇華來　當塗贈吳宣伯明府
朝發甲申　甯南檄乙酉

第二十三卷

詩

七言古四十首

吁嗟行　婆護歌壬戌
客有示予文文山字卷者筆勢生動蓋眞蹟也其詩爲過平原弔顏魯公七言古予覽而感之癸亥　蘇州行丙寅
悲東莞己巳
相公墩有千葉榴花二株花時甚盛因念其始植之日爲作此庚午
報仇行贈黔中陸生壬申　集藍園贈兩吳子甲戌

吳去塵寄詩西湖并所製墨
食土行 丁丑
與周仲馭
耕田苦
涇上行贈顧子方
陽羨歌爲陳其年作
丹陽道
苦寒行
我來行贈侯朝宗
任邱行
楊枝歌
雒陽行
薄命辭
大雪五日矣旅中卽事偶憶歐陽公會客詩用其原韻
歐陽詩體又次東坡韻
王侯歌 丙子
悲安慶
讀少京兆徐公救鄭司寇下獄疏有感 戊寅
大旱歌
悲茗谿
漁隱圖爲陳青谿水部題
折檻行
方密之畫天柱峰圖相贈作此還答 己卯
無雞行
誦經行 庚辰
答贈余澹心 辛巳
襄陽行
歐陽體又用東坡次子繇韻

封侯行 甲申
大風行簡周仲馭獄中

## 第二十四卷

### 詩

#### 五言律 一百三十四首

有感 辛酉
陶家山眺城外山水 癸亥
代愛妾換馬
村曉
出郭登湖山頂有雨勢 丙寅
七十里鋪
汝寧有念老母不覺泫然
下第後泛舟赤石磯見石間有鍾王題鐫因步其韻 丁卯
友人泛舟至齊山
酬內
舟過方山
邸中坐雨寄劉子湖心寺 壬戌
齋中夜雨同劉城得清字
村晚
齋居 甲子
渡江
六安道中示王子
除夕憶諸同好
秋浦
負郭 戊辰
十五夜月獨坐

十六夜共諸從小飲
應試南都伯宗祖別青溪
繁昌舊縣阻風 辛未
虎邱
虎邱許孟宏王惠常見遠信宿 壬申
碧園
至白下周仲馭以新詩書扇見寄
遊西山
湖上逢馮水部給諫兄弟還朝予規以書受焉因復贈此
寄嚴印持西湖兼問子岸 乙亥
江浦
來說
出師
張爾公自燕中赴友人難還歸南京書來言有筆墨之役 丁丑
嘉興聞信
宣城留別沈眉生治先兄弟 庚午
風阻荻港集楊子儀守備幕府清音亭
九月十一金山寺
半塘小飲沈聖符舟中同趙我完吳扶九
游澹石園同諸吳友分韻得奇字 甲戌
與石居贈吳去塵
鎮江阻風登北固山
和州 丙子
范異羽先生雨中招聚鳴鳩亭分青字
聞□
題貢院壁
感事贈張天如虎邱

虎邱同仲馭眉生
雨中過邱天民留飲同陳百史陸履常用韻
得梅惠連書因送王在明歸麻城并寄
夜飲楊維斗兼言別
有懷周仲馭
定生以沈眉生疏草相示
陳水部園亭
八月十五夜與定生看月南岳
住南岳三日矣十七夜吳問卿復移具看月再用前韻
次韻留別定生
臘月八日同劉輿父過相公墩因觀所作新隄
成都張紫城先生貽書及詩却寄張前令貴池
得眉生孟璿朗三書却寄時眉生以抗疏歸不復就試 己卯
南京寓鄒滿字閣子
過周仲馭萬松菴
次韻仲馭將游黃山留別虎邱
酬湯薦元見贈
留別陳百史西巖
舟夏 戊寅
定生見訪子方家
楊中翰招遊錫山
南岳別墅爲吳問卿作
贈劉幼濟
訪伯宗靈谷寺
城南舟中

棲霞寺
酬別李叔則西歸
寄侯朝宗
答劉浣松
送涂德公兼問黃石齋先生
四月同伯宗公儼輿父過相公墩辛巳
送方爾止赴安廬蔡憲副之招
江寧鎮旅舍與鮑曼殊論詩
郡中示輿父
蕪湖別吳起之時爲其兄和受給諫請卹歸
莫道
瓜架

## 第二十五卷

詩

七言律一百三十三首

送傅元之應薦北上
卽事庚辰
簡顧子方
賈家園同梅惠連
郡邸除前一日伯宗餽酒時予將欲移家
寄懷大司寇鄭元嶽先生
北望
近事
贈咎無疑
贈體中上人用彭禹峯韻乙酉
課童子理蔬圃
又題泥灣壁

杉山寺 壬戌
明日同諸子飲丁介之齋中次韻
五日觀伎賦得紅裙妬殺石榴花
練潭
淮淝
光州公廨有林亭竹石吳使君留飲移日
汝寧詠雪
李達自燕中歸傳滕陽驛方李兩御史就逮題壁詩讀之愴然李感和二首因步其韻 丁卯
聞報
示緒倩子相
旅夜看犀軸傳奇是沈青霞事末句深有感於聞氏
九日寄諸從應試 己巳
吳孟醇見過
虎邱社集
閶門舟中華亭二杜集朱宗遠周勒卣楊維斗張草臣朱雲子李仲木陳臥子張友鴻吳扶九沈
重陽風雨飲伯宗蓼亭
丁太史亭成 癸亥
聞□警有感 丙寅
同王公儼兄弟宿雨梅心驛
自亳州道中至固始境上
蠟梅
九月十一日生辰 戊辰
邸中夜雨讀詹劉二子文
湖上書懷 庚午
三山舟晚遇風 辛未

聖符彭燕又諸子
憶劉伯宗父子
楊龍友集雨花臺甘露閣 癸酉
贈吳子含去非兄弟
將去吳門方密之贈詩書扇答此
九日項氏兄弟集同朱雲子錢吉士朱望子游上方山至山足游人萬衆舟不能進夜月返棹雲子趣予共作
寄懷張天如
宿靈隱同舒芑孫沈崑銅吳時可羽吉分之字
溯西
春興 乙亥
寓梅里贈輿父 丙子
簡陳臥子
南太宰鄭元嶽先生請告不得暫歸里中時將赴內召因贈
丁丑元旦
杭州諸子集同李源常西湖共泛
寄諸從
寓程去聞喜吳時可至 甲戌
邱園
宜興訪陳定生
與雲子吉士泛舟橫塘過君和宅未登
飛來峯
答江夏劉濟甫
寄仲馭茅山
寄萬茂先陳士業

羅季先載酒招伎自五雲菴至齊山同劉伯宗王公儼
答姚雨若見贈　吳日生招同楊維斗夜飲酒閒論事有感
酬湯友僧朝雨見憶山齋
陸履常招飲西郊草堂其尊人子垂先生出所藏古硯見示
懷朱雲子用前韻　蔣赤臣舟中用流字
次韻顧子方飲虎邱寓中　次韻子方即事
李仲木舟中集同諸子分波字　楊龍友月夜過訪投贈詩扇并言寇警
施元度送菊　答張草臣
許孟宏招飲因觀其藏書令子孝酌在坐　次韻邢孟貞見訪
次韻顏方平同周仲馭張天如孫孟朴沈聖符吳扶九振六見訪
彭殷源雅集西巖將有雁宕之行
黃心甫自無錫貽贈二詩予過錫山不值因次韻答之兼致諸友
同輿父登郡樓有感賦贈　游橫山寺戊寅
周方伯孟巖先生夫人雙壽先生仲馭膳部之尊人也
贈尙寶方潛夫先生友人密之其冢嗣也　贈金天樞侍御

送孫碩膚計部赴武選內詔
將往無錫答方爾止詩言別
周勒卣楊龍友集子方兼山堂分得十四寒
胡修能學博于尊經閣集同子方及同官陸孟鳧
陳伯符畫次尾子方對吟圖各走筆書此
贈馬君常太史奉使敕諭三藩國
答蔣偉人見顧定生家
武進馬培原明府見顧并招飲予以半夜去未報謁復貽此
閒□憶劉伯宗燕中
方罷臺試有傳濟南已破者己卯
長干舟中簡應試諸子
大雨臥赤石磯舟中聞定生來驚起輒返駕矣
飲梅惠連寓中兼言別
陳臥子補官北上贈之兼致舒章轅文燕又
魯孺發避亂梁山予更招之來南
贈孫克咸
同子方避暑舟中即事
答黃心甫
秋興
過義興贈陳定生
和與父感事
壽冒起宗憲副五十憲副辟疆之尊人也
清明前一日清涼寺登臺作庚辰
袁州解華育太守因友人張爾公遠致書幣
范大司馬質公先生盆中生並頭蓮

夏日暫園
商邱吳讓伯延仲兄弟有詩見懷答此
送杜于皇北上
次韻送范大司馬質公先生諫謫歸里

第二十六卷

詩

七言律三十六首

辛巳元日和伯宗書懷兼訂移家之約
遣興
移家南京留別王石卿明府
何元子給諫左遷南禮部閉門著經時有見贈移家之作奉酬一首
贈張鮮民少京兆
馮躋仲寓戶部園郭孟白招同涂石丈移尊亭上
酬方元錫吉偶姚覲侯若侯兄弟見招并贈詩
郭孟白以淄硯見贈
劉用潛宅中七月開玉蝶梅花一枝
寄仲馭
蔡香君太守招飲芙蓉亭
除日
郡邸度歲王達卿大參連日見招因索鄙句
元宵大雪戲爲拗體
酬方孩未侍御見贈移家白下
慈湖曉發微雪示曼殊

當塗陶氏兄弟假館授餐作此謝之
邸中大雪憶予往來有望雪詩今更作詩志喜時沈崑銅云來視予
雪詩用東坡韻　雪詩再用前韻
雪中鮑曼殊胡胡之飲于邸舍劉比部程廣文及陶氏諸友幷移具召姬度曲又用前韻
采石孫幼窟雪中餽酒過訪兼有登山之約因贈
和尙港阻風聞荆襄兵警南京已城守癸未
山中五日聞三月十九日之變
過陳定生寓舍
中丞程公以池州兵使開府蕪湖
將結茆橫山原深處因宿谷口小菴
觀兵泥灣題壁
五言排律六首
哭陳元靜乙丑
方孩未先生見招兼惠扇奉酬戊寅
曉至無錫子方先於丙夜歸自錢塘喜成十二韻
自南京歸留別所知甲申
聞陳靑谿殉難
和尙港阻風用去年韻
苦雨乙酉
敢臥
石灰冲絕命詩錄遺一句
重陽雨夜飲弟發若抱觀堂戊辰

贈孫克咸十六韻
五言絕句 十七首
昭君怨 辛酉
渡淮 丙寅
梁溪曲 戊寅
和子方阿子歌
光州胡胡之避亂來南與同客當塗二詩贈之
六言絕句 一首
題鄒滿字爲僧作圖 己卯
七言絕句 七十三首
湖心寺立秋 辛酉
偶過蓮花菴 甲子
所見
代贈 丁卯
別意
中秋寓樓書懷十六韻 甲申
杜湖 癸亥
季園 甲戌
樓子歌代怨
聞敗 壬戌
北峽關看壁閒二詩 丙寅
春河鋪
郡東城湖
戲作

自高田至秋浦道中己巳
下關夜泊見鄰舟有女年可十五六夜半聞舟中教琴聲甚苦　蓀谷甲戌
上新河代作辛未
燕子磯舟中聞有閨人詠門泊東吳萬里船者與蘇武子吳素臣卽事各二首
劉伯宗寄所紀桐變事　南京雨中遣興丙子
山中感興丁丑　無題
過嚴子陵釣臺　六月二十七日立秋戊寅
去梁谿將溯荆谿毘陵華陽白門歸子方同游稍後至期俟之定生家記別
杜匏如索題其像　江行己卯
見邸報　閨詞庚辰
南京所見三絕句　花枝詞爲馮躋仲納姬作辛巳
寄顧子方　定生以令子其年新詩見示因寄
秦檜墓　至南京甲申
江上絕句　石橋爲人作
偶作兩絕句

與李原常憲小飲杏花村 非注原常樓山內弟
聯句一首
七夕小集卽席聯句
第二十七卷
詩 壬午非注鋟版將竣始求得此册補編於後共二十二首
過周仲馭丹陽寓舍
夏日雜興
九日高座寺集楚豫諸友次侯朝宗韻
美色何足恃行
善射世所貴行示內姪李男蛾 時
江行雜詠
又聞

# 樓山堂集第一卷

貴池吳應箕著

## 論

### 史論

#### 潁考叔論

君子之進說於君也。自有義理之正。然當其未悟而折之也難。故嘗反經而用權。詘誼而事術。祈於事濟。以白其心已矣。而其事與言之偶有未當也。可毋責也。若夫君而悔心之萌矣。因悔而寤之也易。而猶不能據理折謬。徒取向之所已誤者緣飾之。以冀其有所回易。雖其言足以致君之信。要不可爲天下萬世法也。潁考叔以遺羹之故。使其君反而念母。向第難於君之悔耳。君既語之故。而告之悔。則考叔猶難莊語哉。使叔於是時。以正對曰。君不能早制弟。使之陷於惡。以傷母心。君之過也。克弟而置母。此非小變也。母何人也。而以相見黃泉爲誓哉。誓之時。怒天地而犯明神者。君之言也。要盟不信。況於母乎。君而悔焉。是天誘其衷。而鬼神之所祐也。黃泉之盟。又何有焉。吾意莊公是時。必將立起而迎母矣。計不出此。而闕地隧見。嗚呼。此何事也。乃爲兒童之戲哉。夫鄭莊之處母與弟。終始不能善全。亦其人臣之過。得一潁叔。

巧於悟君。又以不知大道。雖其事近於孝。實不經而不可爲人子人臣之法。然則事君而不知道者。強諫之過。其失也卽不至於鬻拳。而善誘之失。或亦不幸而類潁考叔矣。

## 祭仲論

人臣不幸而遭如祭仲則何如。君子亦原其心而已矣。祭仲之心。欲已亂者也。故從宋劫而立厲。其廢昭立厲。實非其心也。故因厲出而復立昭。昭立而祭仲之心白矣。迨高渠彌殺昭而立子亹。則子亹與於弑者。非吾君也。高親弑吾君者。吾讐也。齊人殺子亹。而輟高渠彌。殺其非吾君而讐者也。安得死之。豈惟不死。又迎子儀而立之。立子儀而祭仲之心愈白矣。晏嬰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昭與子亹。非死社稷者也。石碏之告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吾君。高與子亹。則州吁石厚之謂也。祭仲方假手於齊。而肯從之死哉。然則祭仲可無死乎。夫祭仲之死。當在宋劫之日也。人以吾能廢立也而劫之。吾死而劫者廢矣。故死而全吾君。上也。卽死而君廢君立。吾不與其事焉。而吾亦可以無憾。此孰與夫親親四君之廢立。而猶身安名全者之爲得耶。且雍糾之役。祭仲之不死者。幸也。則爲君故而先死之。亦豈爲非幸哉。故公羊以廢君爲行權者。繆也。廢君矣。安得有權。而首止之會。人以祭仲不與子亹之難爲智。仲尼曰信也。嗟乎。人臣有忠而必智者哉。夫子嘗稱甯武子爲愚不可及。夫人臣必有愚者。而後可以死可以無死矣。

## 曹沫論

昔者藺相如廷叱秦王。完趙璧而歸之。可謂奇矣。吾謂秦王適賢。亦意不在璧耳。嚮使於相如持璧睨柱

時。卽殺而奪之。不則於其從者亡歸之後。縶相如而舉兵責璧。相如其如之何哉。夫相如之強趙也。不在璧之完不完。而義責秦王者。亦不在城之與不與。秦果以城易璧。爲相如者。卽獻璧而還却城曰。大王奈何以秦祖宗相傳之土地。而易此無用之璧哉。以區區玩好。易人城而有之。卽趙亦不義而不爲也。如此則秦王必自慙。璧未必不歸。而相如不以義概動天下乎。計不出此。探虎狼之吻而脫之。以其身與國僥倖。古人所謂使不辱命。而大節不可奪者。豈若是哉。其後荊卿以匕首入秦。欲劫秦王。得約契。以報太子。其事益僥倖爲不足道。是故事未成而燕以亡。卽使事成而軻能得志乎。秦王之約朝出。而燕亦暮墟矣。故軻之事。又相如所不爲。而要之皆聞曹沫之風而甚者也。夫沫之劫齊桓公也。亦既得志矣。然無失乎犯要盟而劫霸主。事雖成實不可爲法。嚮使於桓莊既盟之後。沫以正請。桓未必不從。安用執匕首而劫之。夫展喜動孝公以率桓之功。師且引還。況桓固身以信義服諸侯者乎。夫沫蓋亦計三北之恥。非此不復。遂爲是義不反顧之計耳。人臣不能安國尊君。引義自勝。至無可奈何。率乘危犯難。謂天下事皆可以勇夫刺客之術而成也。豈不悖哉。

## 士蔿論

人臣而不能強諫者。必其智不足以知此也。苟取國家之事。以爲吾智足以及之。而特不能爲。此抑何哉。晉獻公爲太子城曲沃。士蔿知太子不得立矣。又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公讓之。又知三年將尋師矣。夫不知、可也。知而諫、諫而不聽、可也。既知城曲沃爲不利太子。而不能諫。又知築蒲、屈、爲

保寇讐。而不能止。姑試爲之。且退而賦蒙茸焉。則國亦安用此臣爲哉。夫人臣知國家有必然之禍。不能早爲之所。而先事逆計。以幸其言之必中。此不忠之尤者。以是而曰彼老成者固有先見也。此吾之所不可解者也。夫士蔿固忍人也。逢君之意。以盡殺桓莊之族。則晉宮室之衰。士蔿實爲之。彼何有於君之太子哉。嗚呼。晉臣之忠。固無如叔向。彼其與晏子語者。晉之弊政爲已甚矣。釐革布置。未聞爭之朝廷之上。以自盡吾心。而徒與外臣私相痛悼。嬰也。肸也。其亦異於古所謂社稷臣矣。則又何責乎逢君惡者之士蔿也。

## 趙盾論

春秋趙盾弑其君。論者言人人殊。歐陽子謂信傳不如信經。使盾不弑君。夫子必不加之弑君。是弑者實盾也。非穿也。若然。將傳之所謂穿者盡誤乎。吾嘗究其說矣。弑君者穿。而穿所繇弑君者盾。故穿之弑。盾主之也。盾不使穿弑靈。靈必殺盾。然則盾以弑君自免乎。夫盾非中心立靈也。患穆嬴而立之。當其立也。有易之心矣。且盾悖雍矣。殺樂矣。又何有於靈。故靈之弑也。兆於其始立。而盾之無君也。可就其悖雍殺樂者。而逆探其心。盾奸人也。不欲居廢立之名。而成君之惡。以至於弑。弑君大逆也。已又巧逃之。然後因國人之惡。而假手於穿。夫功有發縱之賞。罪有主使之律。盾者、所謂主使者也。盾之弑君何疑哉。盾有可解者。曰。盾亡而穿弑。夫臣之弑君。豈一日之故乎。盾果不弑君。當穿蓄謀之日。盾必有以備之。何穿之弑。適與盾亡之時會。又君弑而盾亦卽入。此可謂非盾主之耶。王敦作逆。君子猶不能不致疑於王導。況穿

之弑實繇靈之欲殺盾也。以是而推。盾豈直以穿累乎。惡莫憯於志。謂盾有無將之心。而欲穿之成乎惡者。猶恕辭也。盾豈直欲穿之有是哉。行小惠以陰濟其逆。已實作逆。而使人被其名。故穿者卽盾。桑中饑人。與夫祈彌明之屬。是亦盾之獘焉已矣。是亦猶之悖雍殺樂焉已矣。盾之無靈。奚必至弑而後見哉。不然。弑君者穿也。與盾無與。則使穿迎黑臀者又誰乎。曹操、司馬昭、襲盾之故智者也。盾以穿爲華歆、成濟耳。而後世未聞有原操、昭、者。吾故曰。非穿弑之。而盾弑之。非盾弑之。而盾主之。此春秋書盾弑之所以也。左氏爲盾所欺。而引董狐之言。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夫越境可免。討賊可免。則天下之可免者多矣。獨一趙盾乎哉。固知越境乃免者。非夫子之言也。嗚呼。夫子書趙盾弑其君者也。

## 魏絳論

魏絳之和戎也。予嘗疑之。王者有道。守在四夷。未聞其與戎和也。以晉悼之霸。而負其師武臣之力。其何難於薄伐哉。絳非甘心事戎也。戎納虎豹之皮以請和。則是勢在我而戎畏之。非勢在戎而我畏之也。我以有事諸夏。而聽戎之和。是置戎而後吾戰者勝。非詘於戰而坐使勝者戎也。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曰。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向使戎而強也。吾知晉所盡力者將首諸此。而乃和以貽患哉。古今不戰而用和者。事各不同。然莫先於審己之勢。勢在我而我和彼。則羈縻之而已。幸畜之而已。啖之而使不吾疑。狃之而使其自敵。然後彼且折而入於吾。而吾受和之利。勢在彼而和於彼。則誠憚之也。誠下之也。僥倖其不怒。而彌縫其未發。究竟我且折而入於彼焉。而我受和之禍。故和者、國之強

弱。君之存亡繫焉。絳、智人也。肯以此誤國哉。夫王者未有不治夷狄者也。不能伐之而會焉。爲已替矣。而又和之。和雖得志。詎可訓乎。漢高下嫁帝女。而不能靖邊。武帝窮兵。海內騷然。然浸淫至於元、成。且以蒙利。和之爲效。亦槩可覩矣。況乎其事有不忍言者。故吾以爲後世夷狄之禍。皆魏絳啓之也。晉悼之霸。不如桓公。魏絳之賢。不及管仲。仲之言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而勸桓之伐之。夫桓豈無事諸侯者。而又安在絳之和戎爲明於天下之勢也。

## 子產論

國家不幸而有權臣。不去之則禍國。無術以去之。則害先集於身。而國亦愈受其禍。故古之大臣。晦以藏用。忍以立謀。甘絀辱以自固。事定功成。而後其心白焉。不然。事未舉卽汲汲焉惟懼己之不得自見。則其自蹶也甚矣。子產處族大寵多之國。卒能使國無篡弒之禍。而已亦得安位肆志者。固才有餘哉。而挫抑隱忍。實其所以處之者善也。伯石之辭卿也。子產惡其爲人矣。而反使之次己位。子南、子晳之爭室也。曲在子晳耳。反放游楚而薄公孫黑之討。廢之不能。而故寵之。殺之不可。而姑縱之。寬之使不吾忌。豢之而使唯吾所制。至後迫子晳以縊死。然後其本心始見。推是事也。子產之存鄭。亦可謂處心積慮。盡其艱難者矣。後世謀國者。皆得是術而行之。何至使宦豎戚孽得爲之備。而致身蹈誅夷。禍及宗社哉。吾嘗以子產之才。有似管仲。而過於晏嬰、叔向。晏嬰知陳氏之必代齊。叔向以公室旣衰。政在家門。亦知趙、魏之必分晉。乃不能有所施爲布置。折其方張而殺抑其勢。夫以區區之鄭。國小而偪。雖有強族。而無臣禍。則子

產之功。安可誣也。惜也。子產之爲鄭相耳。嚮使挾大國之資。得賢主而輔之。匡合之功。卽不可再見。而奪人不怨者。吾以爲非仲能之。而僑也能之矣。

## 晏嬰論

晏嬰、固智有餘而才不足者也。不然。以主臣之相得。而又國大可爲。知陳氏之必篡齊矣。不能早爲之計。拔去其根株。徒負其先見。以爲此禍至之不爽。有是事哉。嘗卽其對景公者觀之。蓋未嘗不欲已陳氏之亂。而勢有所不可。又自度已實無能如之何。故雖終身竭忠盡諫。而卒無救國亡。此其所遭。亦可謂不幸矣。向使管仲處此。其規爲措置。必有可觀。蓋挾大國之資。可以起衰周而服強楚。又何有於區區事未成之陳氏也。卽其才足以爲矣。或事勢已極。而機會不予。雖刀鋸餘孽。憑其窟穴。猶足殘善人而傾宗社。況乎國之嵬族。又爲衆心所附者。非一日。苟不量而思以驟去之。其爲變速而禍大也。豈顧問哉。夫人臣遭國家有故。當使之有泰山磐石之安。不則甯竭力以至於死。若此者非晏嬰所能也。嬰豈獨不能死。躬値弑逆之變。而周旋侈僭之朝。暴臣所不能殺。而四族之不得危。若此者、其處之亦有道矣。陳氏之難。又何犯焉。故晏子者。才不足而智則有餘者也。

## 伍員論

伍員以報父讐爲孝。以死於君殺爲忠。蓋春秋人傑矣。而吾謂員特功名之士耳。豈眞有忠孝大節哉。天下之父一也。怨人之殺吾父。而吾又殺人之父。孝子不爲也。君亦一也。死其君之用我者。而欲人殺其所

嘗君者。忠者不爲也。員之鞭平王尸也。爲已甚矣。父嘗君之。而吾戮之。戮死君以報父。孝者如是乎。然猶曰員與平、君臣之義絕也。乃既以身臣吳矣。干僚伐楚。病公子光之不從。則進刺客以殺僚。非親殺其君乎。僚亦人父也。僚不從吾報父。而吾遂因而殺僚。假僚有子如員者。亦如員之報父而後已。不知員將何以解也。以員之材所在必將得志者。父讐其藉資耳。不然。員忍人也。既已覆楚。又欲沼越。殺人君父。以用己之未足。而略不憫惜。天性忠孝者。固如是哉。夫嵇康之殺也。晉殺魏臣耳。爲其子者。卽力不能如員之報楚。亦當沒身飲泣。以明無事仇之義。而反顏臣晉。又以身死。紹可謂不孝之甚者矣。而世之君子。或許其忠。是故繇王祥言之。孝可不忠。繇嵇紹言之。忠不必孝。是二者吾嘗疑之。而以觀員。則忠孝之閒。吾俱未知其何如也。

# 樓山堂集第二卷

## 史論

### 蘇秦論一

連衡者。所以使天下共事秦也。向使天下長事奉秦。如是焉已矣。卒安能成帝業哉。故予嘗謂蘇秦之術。使六國從親以擯秦。而秦終能擒滅六國。以幷有天下。實蘇秦成之也。何也。秦常惠王時雖強。然不過負其形勢以勝天下。非遂能出而圖天下也。是時地未加擴。而兵未加多也。其於六國。非盡戰必勝而攻必取也。惟蘇秦約從成。而六國無秦之患。非六國無秦患。而秦亦無六國之患。六國無秦患。秦所以狃六國而使之偸安。予以小利。而害伏其中。秦無六國之害。秦乃得以其全力伐蜀。蜀、漢、旣附。然後秦益強。又因伐蜀而淬礪其甲兵。則兵益銳。負其益強益銳者。以制偸安自保之諸侯。則從自解。從解而秦始不可復圖矣。揆厥所繇。豈非蘇秦爲之哉。予觀漢高之所以興。及劉先主以一隅成鼎足之勢。皆始於得蜀。又何疑於秦也。且爲國而恃人以自固者。適以自敝。徒幸人之不卽我圖。未有不制於人者也。今據蘇秦說行。秦兵十五年不出函谷關。亦思此十五年中。六國有起而伐秦者乎。秦不出於此。而用之於彼。六國忘其用於彼。而利其不出於此。坐而待盡。養敵以自貽患。其合從之謂矣。當是時。主從者趙也。儀之說趙者。則謂秦以大王之力。然後舉巴蜀。幷漢中。是秦之有蜀、漢者。非六國予之乎。且是時秦惟患楚。方不難捐一

儀以啖楚。然儀之恐楚者。亦曰。從巴蜀大船積粟。舫船載卒。不十日而拒扞關。以是而推。六國從合。然後秦得以舉蜀、漢。秦有蜀、漢。然後六國益畏秦而從解。其實秦得天下之勢。蓋始於此。故曰。此蘇秦成之也。是故張儀之謀秦。拙於諫伐蜀。蘇秦之謀六國。適巧以資秦。夫蘇秦非資秦也。其勢遂至於此。天下之勢。非難晳也。人臣計利於身。則不顧害之貽於國。謀人國而計利目前。則坐使害之伏於後。當時縱橫之事。亦大率昧此耳。說在鄭國之以鑿渠謀秦矣。曰。此秦萬世之利、夫蘇秦之術。有似鄭國。而其深計利害。則猶未如鄭國之智者也。後世謂使六國長守蘇秦之約。則秦可以亡。嗚呼。亦孰知其先以亡六國哉。

## 蘇秦論二

蘇秦之合從。適以資秦矣。然則六國不合從。則不能支秦。將聽秦蠶食以待自盡乎。抑稱藩受制。以倖秦之不加攻乎。夫六國非合從無術矣。而惜不明所以合之之術也。何也。原蘇秦之合從。起於自圖富貴。以誇耀其父母、妻嫂耳。非眞能爲六國計利害也。亦非不知從之不可卒合。以爲此六國長治久安之計。抑果能用此以蹙秦也。觀其激怒張儀入秦。俾持秦柄。以陰助己。則蘇秦亦自知其術之必敗。六國之必不可合。而秦之必不可圖也。不過借此以圖富貴。若曰。得秦兵數年不出。而吾事濟矣。嗚呼。其以使六國之事卒不濟。而秦之不可復圖。蓋實坐此。何也。以其不明於所以合之之術也。夫蘇秦合六國。不以之攻秦。而以之自救。吾已知其無能爲矣。觀其通質約盟之言。不過曰秦攻某。則某出師以救之而已。不過連六國之師。一投書函谷關而已矣。向使蘇秦志在圖秦。則從成之後。日夜與六國之君臣將相。謀所以破秦

之法。非多方以擾之。則因其閒以乘之。用六國之師。則擾之甚易。秦方用兵於蜀。則非無瑕釁之可窺。六國此動則彼息。又彼敗而此救。是六國歲一出師。而秦六被兵矣。破一長平。而秦之精銳亦盡。況歲被兵而秦不困者哉。敵多則不知所以應。兵久則國內之變故必生。六國連師不解。不過數年而秦亡矣。吳人數出師。而子重、子反死於奔命。晉人三合諸侯。不戰而楚服。此眞亡國之術也。而不知出此。烏在蘇秦爲善計哉。夫以蘇秦合從之時。秦可以亡。自蘇秦志不在圖秦。於是六國不知所以用之。而從自解。從一解不可復合。從不可復合。而秦亦不可復圖。借敵以自希富貴。養寇以貽患人國。蘇秦者、蓋六國之罪人也。夫天下之時勢。豈可復得哉。以其全勢在我。而不出以圖人。而功名富貴之士。方借敵以自樹。我之事濟。而人之事去矣。故蘇秦之術。推而用之。其以敗人國者。何可勝道。此又有敵患者之所宜深思也。

## 王翦論

古今用衆者多敗。而王翦非六十萬人不能成功。吾以爲用衆卽勝。未有不自敝其國者。翦豈得爲名將哉。翦、智人也。其謂取荊非六十萬人不可。已先知李信之輕而好勇。必不能得志於楚。始皇信人而過。其勢必悔。而復將我者也。非多請師。則君必不以我爲怯。非君先以我爲怯。則後之用我不盡。其後師行而請田宅者。所以堅始皇之不我疑。而先之多請師者。政逆探始皇之情。而後使之爲我用也。不然。楚雖強大。伍員三肄師而覆其國都。以翦之老將知兵。必欲王之埽境內而屬之者。豈眞怯哉。吾於是有以窺其微矣。使不善用之。雖李信將六十萬衆而敗愈疾。以王翦將之。雖二十萬人而亦可。然翦之多請師者。蓋

是時翦之功已大矣。拔趙。定燕。而盡有三晉之地。所未服者、楚耳。翦爲將。二十萬亦忌。六十萬亦忌。非多挾衆。不足殺主驕。而非厚自汚。不足損主嫉。故先之請六十萬人者。情若自怯。勢實劫主。要卽後多請善田之術。先嘗試之。以得其情。翦可不謂智人哉。夫翦亦懲白起之事而爲之者也。韓信之破齊也。請假王以鎭之。信之死。請假王致之也。請假王者。信忠漢之實情也。適以致死。請善田無厭者。翦之術也。而非此不全。是故蕭何用翦之術而免。韓信不早悟而亡。夫功名之士。不師翦而得善終者。未之有也。吾故曰。翦之請六十萬者詭也。

## 漢高帝論一

三代以後。得天下者。不能無所爲也。然有心爲之而輒敗。何哉。天下者。非可容人意之物也。卽有得天下之時。取天下之力。而其先一有得之取之之意。則有所不能待。而天下終不爲我有。夫漢高起於徒步而爭也。此古今創事也。豈可謂無意於此者哉。其縱觀秦皇帝而喟然嘆曰。大丈夫當如是。項籍之度淛江。曰。彼可取而代也。而陳勝輟耕太息。亦有富貴無相忘之言。然則豈獨高帝非無意。卽其有意也。亦與籍、勝、輩等耳。而成敗或殊。此又何也。嘗卽其始事知之矣。涉之殺尉而自立也。籍之殺守而自將也。此有意爲之也。有意則氣躁。氣躁則慮淺。故其後卽有得之之時。與取之之力。而我之意常狹而不能受。高帝之始事也。爲帛書射城中。則使其父老擇立賢令。及父老欲立之。則推讓以爲能薄。至數讓而衆莫肯爲。然後乃立爲沛公。嗟乎。此非有良、平之謀。而何與信之教之也。有大志而不必於己得。然後其度有餘。而後

之所爲。亦不過適稱其量而止。此不能無所爲。而能有所不爲。故其意常不可測。若天下方多故。未能待而有爲。徒汲汲於己之富貴是圖。此不過羣盜之故智耳。其於天下事。必無一可者。而況夫天命之不可假者哉。

## 漢高帝論二

漢王之入關也。吏民皆悅。惟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卽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羽大怒。攻破函谷關。欲攻沛公。以鴻門之謝乃解。予謂此其失不在楚也。當義帝西遣沛公時。已犯楚人之忌矣。且徵楚救河北。漢豈能肆意入關。而不慮章邯之還擊哉。故漢之入關。楚非無功也。漢入關後。誠遣使還報。已無利之之心。而羽來則內之。相與共定三秦。以待懷王之報約。楚雖暴。度亦罷矣。觀之留飲而不殺沛公。可見也。奈何因人言。距楚以自蹈於危。然則羽之殘秦負約。未必非漢有以激之也。迨分王漢中。怨羽欲攻之。賴蕭何之諫而止。然蕭、張、於距關之時。何獨無言。嗚呼。事或有因失爲得。用危爲安者。成敗之數。亦非盡繇人事也。

## 漢高帝論三

漢王既厝置關中。自臨晉渡河。下河內。至修武。南渡平陰。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

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嚮德。此三王之舉也。大哉。春秋以來。不復聞此正論矣。彼三傑者。烏足以知此邪。明強弱之勢。審成敗之數。察得失之機。其爲張、韓、所算者。已無遺策。然使無董公數語。楚、漢之存亡。不過形勢智力之不敵耳。以智力得天下。此猶桓、文、之伯所羞稱。烏足與三代比隆哉。漢王爲義帝發喪。袒哭哀臨。卽非發於至誠。然已足激發忠臣義士之心。而使放殺其主者喪氣。故三代以後。取天下者。其所以收拾人心之法。不必盡同也。要未有不假仁義而能成者。孟子謂假仁者伯。不仁者亡。嗚呼。漢唐之王。所謂霸也。不仁而亡。古今未有能易之者矣。

## 漢高帝論四

天下之亂。每伏於人不及防之中。聖人不幸亂之不生。謂吾修其所以應之者。卽有亂而或不至。至而不甚焉斯已矣。是以三代之君臣。其丁寧告語。見於書者。雖引罪致戒之詞。多未嘗過計其所忌者。曰。亂天下者必此也。及吾力猶能早除之。嗟乎。此所以爲盛德也。秦始皇旣幷天下。深畏六國之士。至不愛重寶。致其豪傑。以爲黨。而盡殲之。然禍卒發於謫戍。范增以沛公必得天下。勸項羽亟誅之。吾不知天下猶有沛公者。羽誅能盡否耶。是二者。欲以止亂也。不知天下之亂。卽具於此。蓋畏之太甚。而防之過嚴。則其中之所爲瑕釁。可勝道哉。昔者高帝嘗知吳濞之必反矣。而卒大封之。天下已定。其置相則曰。安劉必勃。此豈不豫知呂氏之禍者。然亦不先去諸呂。帝之不滅其所忌。而若以留之。此曷故哉。知其亂。而尤知吾所防亂者不在是。故置其爲意所及者。而天下有出吾意者。反可用之以相安。此非有眞帝王之度者不能

也。抑吾嘗思焉。勃之成功者幸也。高帝始憂呂后。亦嘗深爲之計矣。卽不去之。豈無所以置之。乃欲以百戰而有之天下付之數歲小兒。幸區區之可以免亂也。豈不悖哉。

## 項羽論

司馬遷謂項羽欲以力征經營天下。而謬其天亡。我非戰之罪之言。宋蘇洵謂於其戰鉅鹿也。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夫項羽方自謂其亡不以戰。而論者深咎其以戰而亡。以予觀之。項羽居必亡之勢。而彊梁八年之閒。則猶以其戰力哉。至鉅鹿之戰。勿論秦非是不亡。而用兵之善。則當時未有能及者也。方宋義之欲鬬秦、趙也。謂秦戰勝。則我承其敝。不勝。則鼓行而西。必舉秦。因留四十六日不進。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欲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強。何敝之承。蓋當時情勢。不出此數語。而勝敗存亡之形。瞭於指掌。吾故曰。羽之用兵。未有善於此者也。夫以羽之強。猶湛船破釜。視士卒必死。而後能破秦。則羽不渡河。章邯必舉。趙舉。義必不能當邯。豈惟義不能當邯。令邯復破義。而還兵自救。沛公豈能西入關哉。沛公之引兵過宛西也。張良諫曰。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引兵圍宛城三帀。夫良慮宛而不慮邯者。以羽之綴於河北也。良以後有宛擊爲危。況邯之還兵自救乎。假又如宋義之策。謂不勝則引兵而西舉秦。秦卽舉而章邯未降。以其數十萬之衆。攻懷王於彭城。則楚又魏咎、齊儋之續耳。秦未破而楚先危。則向之所遣扶義而西者。能遂悍然不反顧哉。宋義鬬趙之策非矣。使義爲上

將時。盡將諸將西入關。則邯必釋趙自救。此孫子直趨大梁之術。惜義不用而爲羽所殺。然趙解矣。秦前邯後。義又豈能直與秦哉。是故羽不渡河。漢不得入關。章邯不降。沛公卽入關。而秦猶不亡。秦之亡。鉅鹿之戰爲之也。天下獨苦秦耳。設章邯未破。羽慮沛公之先王關中也。遂釋秦而圖漢。毋論邯爲可憂。羽卽先王關中。能制漢之不爭天下乎。故羽之亡也。不盡以戰。羽卽以戰亡。而不亡於鉅鹿之戰也。予故曰。羽之用兵。未有善於此者也。

## 范增論

范增庸人也。史稱其好奇計。爲項羽骨鯁之臣。卽高祖亦曰。有一范增不用。至於亡。要其勸羽鴻門殺沛公之計。可謂愚矣。而羽之坑秦卒。燒咸陽。棄關中不都。使人弒殺義帝。諸所行皆滅亡事。不聞增彊諫。烏在其爲好奇計。稱骨鯁哉。是羽惟疏而不用。卽使漢間不行。范增尙在。亦立而待羽之亡焉已矣。然則增計獨無得者乎。其大者。無過於勸項梁之立義帝。而孰知楚之失策卽以此也。何也。秦之亡固矣。六國之不可復興。此亦不待智者知也。卽以爲秦亡六國。楚最無罪。立之以從民望。然天下豪傑俱起。諸國各以自立。楚於諸國。非素相臣服。而天下之民。非盡謳吟思楚德也。立楚國之後可矣。執一牧豎之子。素無功德之在民間者。一旦尊爲共主。吾不知秦亡而義帝果能君臨天下乎。楚卽固守臣節。果能令暴起之諸侯。不必角材鬬智。遂相與聽約束無二乎。夫羽卽不弒義帝。義帝必不能有天下。此理也。勢也。若劉、項。旣有天下。而義帝尙存。君之則不終。臣之復不可。吾不知此何以處。故羽之弒義帝者。徒資漢以名。若楚亡

而義帝在。則殺之於郴者。能必漢之不爲楚續耶。不然。殺帝者、九江王布也。發喪誅羽。而乃遣使說布。此安在其爲義帝發憤也哉。是故義帝之不能終。當其立而已知之矣。不知其不終而立之。爲不智。知其不終。姑借之以舉事一旦。若曰。此後吾何知焉。則成羽之弑者。增也。增豈能好爲奇計者耶。沛公患楚欲立六國之後。以撓楚權。賴張良發大難而止。夫良知六國之不能復爲漢臣。而增顧不知義帝之不能長爲共主哉。予嘗謂三代以後。爭天下者。不能無所假藉。然非有先世之德。則亦必有大功於天下。然後能據而有之。王莽簒漢。起者皆以漢爲名。天下皆思漢德也。此與秦楚之際已異。若無功而有天下。太公不能得之漢。而建成、元吉、不能得之唐。況區區立於人牧之楚心哉。善夫光武之言曰。使成帝在、天下不可得。況假子輿。而宋祖之折徐鉉。亦曰。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外。豈容他人鼾睡。吾嘗以爲此眞帝王之識。而非如羣盜一切掩耳偸鈴之故智也。彼范增者。何足以知此。故曰。增庸人也。

## 張良論

君臣之閒。各持其見以相抗。其事未有不敗。而非智者不能深測其微。以求其事之有濟。夫人臣而挾數任術。探測人主之微而用之。危道也。故事雖濟。而君子猶必直白其然。以使天下事君者之愼所用。予嘗以漢高欲廢太子立如意事觀之。未嘗不嘆高帝之詭。而良之善用術數也。夫帝不可謂不知人者矣。於問相而知安劉必勃。因封澠而知五十年後之反。豈不知呂后之悍暴。乃欲以天下付之數歲小兒哉。蓋借是以觀羣臣之於太子何如耳。向使蕭、曹、平、勃。羣起而爭之。度帝意立寢矣。豈待良招四皓。然後能成

功哉。無如廷臣唯隨。一叔孫通言之。又非帝所素憚。故帝意不決。必待四皓以死爭之。而後事已也。觀帝語四皓曰。煩公卒調護太子。此豈眞不愛太子者而有是言乎。夫一周昌強諫。而帝笑而置之。則帝所以窺測羣臣之意。可概覩矣。使大臣將相。皆如周昌之強諫。又使言者如後世史丹、張九齡、輩之篤言切論。則帝豈漢元、唐元、之不若者。而必待四皓從遊。然後爲開悟哉。事關安危大計。羣臣不言。使一人言之。又廷臣不言。以幾倖乎隱士之成功。漢於是乎無人矣。夫子房豈不知帝意者。高臥不窺。而借力於四皓。又不率在廷大臣。以死力爭。而收功於深山之老人。此其君臣之閒。或有難於言者。吾故曰。高帝之詭。而子房之善爲術數也。

# 樓山堂集第三卷

## 史論

### 曹參論

史稱曹參爲相。遵蕭何約束。斥去刻吏。掩人細過。出入三年。百姓歌之。然則漢承秦後。去百姓湯火。而與之休息。所以開文景數十年之治安者。參不爲無力。參之賢安可誣哉。而予嘗謂其不能彊主安國。呂氏之禍。不獨平、勃、遺之。參亦與有責焉。何也。高帝將死。呂氏問誰可代蕭相者。帝以屬參。而蕭何亦薦參自代。則呂后、惠帝之畏重參。與所以倚任參者。可見矣。參豈不知呂后之悍暴。而惠帝之懦弱乎。天下方一切決於參。參於斯時。因后與帝之重我任我。而我爲之計深遠。防流失。悍者抑之於禮。不則制之以術。而弱者則引義以彊之。夫逆折悍后之謀。使懦主有所恃以爲重。於是君尊國安。此孰與夫無所事事之爲得哉。而參不能也。帝肉未寒。身爲國相。視戚姬、趙王之死。若罔聞知。參之負高帝者大矣。至惠帝耽淫樂不聽政。而參不聞有所扶救。豈參之所爲飲人醇酒者。君相皆以是爲長治久安之術耶。夫惠帝非盡不可有爲者。因參不治事。不欲顯責參。而使其子以私問之。其待大臣。可謂有禮矣。使參輔之以誼。未必不足以防遏母后。而有以振發其志氣。且后雖悍。始未嘗不憚漢大臣也。惠帝雖死。使平、勃、不納辟彊之邪說。后未必卽授諸呂以權。迨后諷王諸呂。又使大臣皆如王陵之力諍。后亦奈之何哉。然則當參時而蚤

爲之裁抑。所謂童牛之牿。易爲力耳。誰爲漢相視高帝寵姬愛子之死而不救。乃卽令其主以憂傷死。呂氏之禍。亦其大臣縱之以至是。而養成根株者。實參也。參黃老之術。果有益於安危哉。大臣謀國。當見其時之所不足者而深爲之計。丙吉代魏相之後。其行事有類於參。彼其時嚴主察相。所不足者寬厚耳。故吉行之爲識體。參當悍后弱主。其勢之決裂可知矣。彊力直諫。以逆制毒發。猶恐不足。而欲以區區之不事事。謂可消患杜萌。以乂安社稷。參亦不智之甚者矣。是故參之言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嗚呼。參之言是也。而其如其時之不能垂拱何也。

## 韓信論

將兵與將將異乎。曰。無以異也。則高祖之與韓信是也。信之用兵。卽高祖用信之術。人特未悟耳。信之舉趙也。所驅者市人。而能使數十萬之衆。一朝盡破。其法莫善於人自爲戰。則高祖之捐關以東棄之者是矣。嚮使信不先王。則垓下之戰。信之蹙羽。亦豈能若是力哉。舉大事者。重於用人力。則己之事不成。而不輕己之所有。則必不能致人。而盡其力。是故楚敵於印刓而不予。漢與於以天下之半封功臣而不惜。善將兵者。使士卒退有所恃。然後能進而無所顧。夫赴戰而不知自鼓其怒。未見兵之必勝者也。是說也。吾嘗以爲取天下者必用之。然獨無弊乎。唐之藩鎮。其帥擁兵自重。而後遂至亡國。則高祖捐地之法。所謂可與取而不可與守者也。雖然。亦顧其勢爲何如耳。國家至於兵敗地削。士卒驕惰。不爲吾用。而猶區區持一切文法。以防督將帥。天下事豈有濟哉。是故藩鎮之法。可與取而不可與守。及其敵也。足以亡國。而

要之積弱之後。非倣其制而行之。則不可以強兵。夫古之善將者。無如韓信。向使信請王而高帝不許。漢之爲漢。未可知矣。又況乎連百萬之衆。以使之仰鼻息於內。雖進退尺寸。不敢失吾意。嗚呼。以此爲守亦不可。敢進而言戰勝哉。

## 周昌論

世稱漢高帝善任人。嘗論置相。若豫知有呂氏之禍者。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嘗以戚夫人與呂后有隙。私患趙王如意。終不能自全。以昌堅忍伉直。嘗諫立太子。爲大臣呂后所素憚。而爲趙擇相則立昌。當呂后之王諸呂也。勃不能强諫。後誅諸呂。亦會天幸成功。昌則終不能全趙王矣。噫。帝之知人。竟何如哉。帝不能爲趙王計深遠。徒幸一強力之相。謂素所爲呂氏憚者。以庶幾其能全。亦已過矣。昌不求所以善全趙王之術。徒令王稱疾不行。及已被徵。王卒以酖殺。王殺。昌又不能卽死。昌蓋負託之甚者。夫昌於是時。豈眞恃其彊直。謂一不遣行。便可捍后而全王哉。抑計無復之。其期期不奉詔者。可以得之高帝。而不能得之呂后耶。夫上之欲廢太子也。昌盛怒强諍。呂后且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後后召趙王。昌留王不遣。及詔昌至。使昌以死諍曰。臣今之不能負趙王。猶向之不能負太子也。太子旣有天下。高皇帝慮趙王不能全。以屬臣。知臣能安趙王也。今太后以怨戚氏故。欲幷誅趙王。臣請先死。以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如此度呂后亦爲感動。卽后意不可回。王死而昌亦殉之。昌豈苟息之不若哉。奈何昌至而遂閟默。以坐視趙王之死也。昌微獨負帝之託。卽亦不能自遂其彊直者矣。吾於戚姬、趙王之死。又深嘆漢

廷之負高帝者。非獨一昌也。蕭、曹、平、勃、其於帝何如者。帝肉未寒。視其寵姬愛子之死。如屠犬豕。而未聞有爲之所者。又何區區責一昌哉。昌不能全趙。而勃卒能安劉。非帝之智有驗不驗。則亦人臣所遭之有幸有不幸也。吾終以帝之所以任之者。有未盡也。

## 周勃論

武健不學之夫。可與定亂。而不可與圖治。是故將相異器也。厚重少文之人。可與持正。而不可與行權。是故常變異用也。周勃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安劉必勃。後卒以入北軍。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於是服高祖知人。而椎魯少文之周勃。亦卽與伊、周、比烈矣。吾深跡其事。以爲不然。勃之所以成功者。天幸耳。勃安能安劉氏哉。且當時所以計誅諸呂者不在勃。夫人臣不幸而値劉、呂之際。成敗不可知。而所秉者節也。卽以爲抗節致忠。曾無救於安危之故。亦必有深謀至計。豫覩其事之必濟。然後其始也不妨委蛇焉以藏其用耳。否則甯奉身而退。以不與其事則已矣。勃有一於是乎。夫勃於漢。所謂社稷臣。卽非一不居其位。遂可以塞責。然吾觀呂后未嘗不畏漢大臣也。后雖暴。猶慮淺易與。其意不過當吾身以極母家之富貴而止。非若武后之遂欲以周代唐也。及諸呂旣王。而後始有岌岌不可知之勢。且夫成諸呂之王者誰乎。平、勃、爲之也。使於孝惠初崩時。丞相不納辟彊之邪說。呂后遂訟言吾欲王諸呂哉。卽后意如是。而王陵強諫之時。勃等佐之。諭以天下之利害。謂王諸呂者。適以蹴諸呂而使敗。以人情而言。呂后未必不悟。卽不然。各以死諍。呂后未必不奪。又不然。而使所謂食其者。有所開譬其間。呂后亦必罷矣。平、勃、謂陵曰。全

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假令陸賈之計不行。灌嬰不先屯滎陽以待變。平時無朱虛之知謀。而倉卒非曹窟之馳告。吾不知勃所謂安社稷、定劉氏者安在。迨身入北軍。而天下事大定矣。豈一左右袒之語。遂足激發忠臣義士之心。而功成以是哉。吾故曰。勃之所以成功者、幸也。然則勃將如之何。夫勃於呂后朝。求無負高祖者。亦惟以生死爭之。沈慮計變。以圖萬全。非其長也。當聽王諸呂時。毋亦身實畏禍。而姑隨平長短。以固吾位耳。彼豈眞謂己能安社稷、定劉氏哉。是故袁盎曰。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不易之論也。觀其東向坐責諸生。被甲而見守尉。爲丞相。朝罷。意甚得。武夫不學。所以自處者無術。而況國家安危之故。謂僅一木彊無文者辨之。吾不信也。是故周勃者。宜其能爲王陵之爲而不能。其不能爲陳平者。而卒與平共得之。吾故曰。勃之所以成功者、幸也。

## 婁敬論

屢勝之將。不可與慮戰。非智有不足。而意嘗蔽於其所恃也。楚武王侵隨。隨人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歸。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不可。楚之羸。其誘我也。婁敬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夫敬之言。固季梁所已見也。兵家情形。瞭然如覩。以高祖之老於用兵而不悟。豈智出敬下哉。百敗之鋒。可以摧強楚。而萬乘之師。見殆於夷狄。則氣盛不戒。而功成意得者之有以蔽之也。雖然。敬之料夷狄者。果盡得乎。夫懲匈奴一戰之敝。而欲以漢之長公主妻之。此萬世之辱。而敬言可斬也。乃帝且從之而無所難。毋亦平城之役。創於失敬

言以致敗。而於天下古今之勢之理。遂有不暇自念者耶。夫天下之言。虛心聽之。不難見也。有所恃與有所懲。二者嘗足以惑人。雖以英明之主。亦往往無所決擇。而至於眩。是故不能移遷都之聽於平城。乃重於違敬。而遂移平城之不聽於和親。嗚呼。此豈獨屢勝之氣。難於慮戰。而被創之智。亦不可與圖成矣。雖然田豐、沮授。豈非言不用而其事卒驗者。袁紹且忌而殺之。然則高祖卽聽過計失而於婁敬之說。終能割所愛以從者。是猶有人君之度者哉。

## 周亞夫論

夫人惟猝然之頃。可以觀其素所挾持。而非取於一時僥倖者。遂謂可定大事也。是故兵者呼吸之物也。法不素立。變不常習。計不預定。以事起倉卒。謂吾可坐而制之無所害。其誰信之。昔者周亞夫嘗堅壁不出。以困吳楚矣。吳楚兵乏糧。數挑戰。終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夫亞夫堅臥以安軍心。是矣。然使無自信之實。而一旦變生不測。雖勇者有不爲動哉。吾觀細柳之營。而知其號令之嚴。壁壘之肅。士卒之必不敢爲變。亞夫亦自料之定矣。是故謝安以圍棋而破鹵寇。準以歌謔而却敵。其矯情鎮物。似有出於人意料之外者。然彼適取其懷來而用之耳。天下見其變至不驚。爲功所繇成。而不知其實有不可得而動者也。若以堅臥不起。謂可取爲定亂之法。豈不誤哉。夫彼將士之畏威守約。雖臨之以至尊不可動。豈軍中更有得而擾之者。意其細柳之師。特豫戒以耀天子。而軍行嚴密。卽亞夫亦有未至者耶。以持重如亞夫。而吾猶以軍中夜驚爲失。然則晨馳入壁而奪其軍者。其將不可

鹵耶。故夫用軍如韓信者。終不可爲後人法也。

## 田叔論

人臣不幸處人骨肉之閒。有可兩全則兩全之。不然。甯絀情而伸法。蓋法勝則掩恩。然可以杜患而息禍。若法不勝恩。又緣情以絀之。見謂苟全一時。而不知其不可訓也。則田叔之焚梁獄詞是也。夫藩臣思僥倖之計。至於殺天子之謀臣。此其罪至大。獄詞奏則梁王不可赦。梁王不可赦。而傷太后之心。則景帝勢必至於廢法。獄奏而法廢。何如先焚之爲得也。不知景帝忍人也。其不竟深罪者。蓋繇鄒陽之工於劫王信。而帝先入長主之言耳。豈田叔之焚獄詞。遂能寢帝意哉。人臣奉命治獄。獄具未奏而焚之。是已先廢法矣。而乃謂景帝曰。陛下無以梁事爲也。梁不伏誅。是漢法廢也。伏法則憂在陛下。豈不謬哉。且是時勝、詭自殺。首惡已服罪矣。梁王爲臣下罪誤。自可議親以赦。使田叔奏獄。而爲上分別言之。奚不可。乃必焚獄詞爲也。張敞之諫霍氏有之矣。人臣引義固爭。明主以恩不聽。推是言也。使下之不軌者。有所畏而不敢犯。而上之恩意。亦未嘗不全。人臣申國法而杜邪謀。計無善於此者。而乃探測上必不能行之勢。以先自焚其獄詞。向令王如吳、楚、淮南之爲。反形已具。吾不知叔亦將以太后故。舉獄詞而焚之否耶。故叔是爲也。適以驕諸侯而損國威。且又緣主意以自市其惠。跡是而推。叔向以貫高事幾不免者。亦謂天下事皆可如是以處耳。亦悖之甚者矣。故吾嘗謂郅都之侵責臨江王者。殘人骨肉以爲忠。田叔之焚梁獄詞者。實非以忠而全人骨肉也。夫大臣所以善全人骨肉者自有道。田叔蓋未之知也。

## 東方朔論

漢武帝以微行道遠。欲斥諸縣爲苑。以館陶公主之獻地。至寵貴其私夫董偃。此其過不爲小矣。在廷諸臣。不聞有所諫正。丞相御史。且阿旨以成其私。而抗爭不撓。所言皆關繫大體者。獨東方朔一人而已。朔豈徒以詼諧取容者耶。其傲弄公卿。毋亦以其不能正言直諫。而心薄之耳。史乃以朔與嚴助、壽王等同稱。見諸人以諛進以誅死。若朔爲避世金馬。善於全身者。不知朔固非諸人比。蓋朔寓詞託諷。而諸人利口取給也。朔學術稍雜縱橫。故頗以術數取媚天子。不然。漢廷豈有右朔者哉。王子敬且謂不如長卿慢世。豈以竊婦滌器等事。爲朔之所不能耶。後世又以朔與范蠡並稱。至有神之爲仙者。抑何鄙妄乎。夫長卿文字之豪。其人無可稱述。此不足道矣。范蠡覆吳伯越。何壯也。脫身遠害。何智也。而以貨終。何鄙也。且蠡此時已去越。豈如後世功名之士。以田產聲伎自汚者。而必沒身於財。蠡之始終功利。於此可見矣。東方玩世。誠爲近之。然多所諫諍。豈可與屈道舍身者同語。至又以曼倩、嗣宗、共稱。則益擬非其倫矣。夫以相如慕藺。謂吾還璧却秦。必非弄琴挑心者。而能一日立於漢武之朝耶。故以范蠡爲玩世。則殖財者藉口矣。以相如爲玩世。則好色者藉口矣。而獎許阮籍。彼亂臣賊子。何所不矯飾乎。論人當觀其生平大節。而區區詼諧傲弄者。非所以定朔也。故朔者。能爲汲直而不以戇稱。不爲宏曲而能結主意。朔眞不可測者矣。世不察而徒以玩世目朔。朔固不受。夫千金買少婦輒易去。此安知非術家所託。而至以此定其玩世。則吾又不知之矣。

# 樓山堂集第四卷

## 史論

### 賈誼論

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然其創制。非盡善也。于是賈生以不世出之才。悉欲起而更定之。以絳、灌、東陽之屬害其能。天子亦疏而不竟其用。吳生曰。不用生者帝也。豈絳、灌之屬能害哉。誠使是時。誼卽得大臣如絳、灌者。爲之推引。而誼亦卒不用。何也。誼所欲爲者。帝所必不爲。故善其言而棄其身者。繇主臣學術之先異也。方天下新去湯火。帝一切與民休息。又本好黃老之術。雖以誼所謂興禮樂、改制度者行之。上比三代之隆。下可杜諸國之變。然帝勿欲也。帝若曰。此非吾所及也。吾學其爲如此者而已。觀其宣室之言曰。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其所過者何事乎。蓋帝方自持其術。以內與諸臣角。彼豈不知漢臣無出誼右者。至誼痛哭流涕而卒不可奪。其意蓋至是而始見也。夫名世之士不世出。出矣而或非其主。賢知之主。亦不世出。出矣而常苦無其臣。誼之遭遇文帝也。其臣與主。非所謂希遘者耶。而猶鬱鬱不得稱其志氣。然則士之不用。非獨遇時君世主也。乃論者謂誼遭文帝而不免痛哭流涕之談。誼可謂躁于求主者。夫誼遇文帝而猶不用。則不如文帝者。雖欲誼之痛哭流涕而不得矣。論者又謂誼與絳、灌之屬。漸漬而深交之。不出十年。可以得志。吾嘗考絳侯以文帝三年就國。四年而灌嬰已死。誼以二十待詔。三

十三歲始沒。回翔文帝之朝者。十有餘年。非必盡與絳、灌、同時也。始絳、灌、以大臣不學。而又重于紛更。其短誼者誠有之。迨而後從長沙見徵。前席之謝。自謂不及。而終不任者。此豈絳、灌之過哉。故吾謂帝之不用賈生者。至是而盡見其隱。誼雖與絳、灌之屬深相固結。冀其推引。亦無爲也。三代而下。才如賈誼者。不數見矣。得君如漢文。而不竟其用。人君有如漢文者。猶不能用賈誼。然則遇合之際。豈不難哉。誼以不用。遂憂傷至于死。又何怪焉。誼之蚤死。天也。誼卽不死。帝亦卒不用。而不用者。非天也。誼不用。吾終爲文帝惜。夫人臣如誼。論者其亦可寬爾矣。

## 公孫宏論

史稱公孫宏阿世取寵。又據淮南反謀之言。下丞相如發蒙。審是則國有大變。宏直孔光、張禹之流。雖黨篡賣國。亦身爲之而不惜矣。予跡宏之始終。宏蓋足智持術。善于處功名者。卽以從逆疑之。不亦過乎。凡人臣之從逆者。其繇有二。躁進、怙勢。其大抵也。躁進則志貪。志貪者多濡忍。及其既也。喪盡廉恥而有不顧。怙勢則氣溢。氣溢則行邪。及其終也。欲遽自退抑而不能。夫亂臣賊子。豈必盡天性乎。有所漸于其中。而居不可反之勢。然後蒙面屈節。雖孽自己作而安之耳。而宏有是哉。宏之生平。則亦較然矣。雖起徒步爲宰相。然當徵爲博士免歸時。年已六十餘矣。後郡國再推上。而宏固讓。其于仕進非汲汲者。亦豈自意其對策合上意。所成就遽如是哉。迨爲相而身自儉約。奉祿皆以給故人賓客。及治淮南、衡山、黨與。自以無功而乞骸骨。宏于止足之義。非不聞者。假令淮南之謀不泄。其所謂下宏者。不過動以富貴。毋論事

成于漢相無加。乃八十老翁。僥倖于必不可得之圖。而以國輸人。宏而愚人也可。宏而智術有餘者。豈出是哉。宏之所可議者。外寬內忌。徙抑仲舒爲已甚耳。事剛察之主。不肯面折廷諍。毋亦重于以身蹈不測。而要與媮合苟從者。猶不可同年語也。蓋宏爲相。多識大體。族郭解。延賢人。詘于朔方之難。則願罷西南夷以奉之。受汲黯廷詰。亦任過而無所辯。其因事寤主。與夫爲大臣有讓。皆可爲後世法。而表章儒術。至吏通一義以上者。皆得選擇以補右職。此實爲歷代右文之始。若徒以見輕敵國之言。遂一切排擯。謂宏于回面汚行之事。殆不難屈志從之者。此豈盡知宏者哉。漢相如申屠、王嘉、以死抗節。宏誠非其人也。若青、賀、屈氂、之相踵誅戮。又如楊敞、王歆之唯喏。元成、匡衡之依違。其以視宏。宏不爲漢賢相乎。田蚡受淮南王金。而有不忠之言。後武帝聞之曰。使蚡在。族矣。宏至元始中。猶受顯褒。則宏之賢。漢固未始沒之也。夫人臣賢如公孫。直以不能諫爭人主。後世猶將引其無據見詆之言以爲疑。況其不如宏者乎。固知守正不阿。爲人臣之大節。而善處功名者。使不有生平之可見。則其邪其正。皆人所得意而加之矣。此予于漢之諸臣。而終致疑于平勃也。

## 霍光論一

託孤、大節也。然天下方安。蒙屢世之業。奉一王之令。內無女主大臣之禍。外而人心不叛。強敵不侵。苟非如王莽、曹操、司馬懿、楊堅之流。傾險奸詐。因會攘攫。則亦不必皆如伊、周者。而後勝其任也。霍光在武帝朝。不過小心謹慎。非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帝以幼主屬之。于是帝號爲知人。帝誠知人。然廢立之事。非帝

所逆覩帝若曰主雖幼而天下安如光者亦庶幾不負其任矣然亦幸而昭帝早智桀安之讒不行不然光身且不免安望其捍社稷安幼主用以答先帝之託乎設不幸而昭帝既壯亦如昌邑之行淫亂吾不知光亦將舉而廢之邪夫光之事昭帝與事昌邑異昌邑之不肖光廢之而社稷安昭帝之賢光亦幸值之而身不危而要之光之所以輔之者未盡也何也昭帝之立也天下一切決于光光之所以效忠幼主者蓋無大于嚴輔翼之官慎匹配之選而光事昭帝十有餘年不聞別置師傅之屬及左右侍從皆選擇端方正直與夫經誼有學術之士終昭之世獨雋不疑引經決獄光僅一善之而已至爲帝納后則上官安之女而光之外孫也桀之輕慮安之幼驕燕相平知之而光不知乎因蓋主納女此何意也光能却丁外人之封而不能爭而却后此豈光所難哉毋亦以其親戚給連可以自固亦恃已專政而他無如何耳不知適以啓外家之漸而成桀安蓋主邪辟之私卒之上霍爭權幾執光而傾危社稷嗚呼殆哉此誰遺之也吾故曰光亦幸而値昭帝之早智得終其任而實則光之所以輔之者未盡也漢誅諸呂大臣議所立而以鈎駟家惡故不及齊王武帝懲呂氏之禍將立子而鉤弋不得赦絳灌爲竇氏擇師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吾嘗卽而論之其憂深慮遠皆可推之爲輔幼主之法而惜乎光之未講于此也至于受人之託因攘而有之夫匹夫然諾猶相信于存亡死生之際而況人臣之於君乎世以孔明不取劉禪爲忠夫使人臣而盡如莽懿之流世甯復有君臣哉以狗彘不爲之事而謂此聖賢所難何異兒童之見故人臣不幸而不當霍光之任也當霍光之任則古人所謂大節不奪者豈一死足以塞責哉捍社稷而安

幼主吾所謂輔之之道亦安可不盡也

## 霍光論二

大臣而當託孤之任者才非所恃也要在有不可易之節即抗節非難也期于有無所爲之心是故廢立之事豈人臣所能豫計哉人臣而先有是心則亦志邪而事敗矣霍光受武帝之託昭帝旣崩迎立昌邑已立而行淫亂幾危社稷光憂患不知所出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大甲以安宗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當是時使無延年之贊決光事幾不立吾嘗思之光亦惟不知古有所爲廢立者而後取決延年之言發其忠貞之氣以舉事一旦向使光素以伊周自命則胸中有所期必而形于外者亦無堅確靜鎭之度于是事會相逢非疑則躁而又有小人者鼓其智術有所陰陽徼倖其閒幸而成則不免于殺身不幸不可知天下事徒爲奸雄藉資耳光惟不知古有是事也然後非常之故不以亂其中故其志一取決一時無所遲疑搖易于其閒故其氣專志一而氣專天下之大節有不立大事有不成者乎三代以下有廢立之事者誰不自以爲此古人行之哉至于聽搖于外而志亂于中小者身死大者國危甚則已欲利而有之嗚呼如霍光者豈易得哉晉趙盾迎公子雍于秦又患穆嬴而立靈公背先蔑棄士會結敵怨後靈公欲殺盾而盾卒蒙弒君之惡吾嘗謂其原皆萌于此夫謀國如趙盾始立不定卒被惡名彼後世簒弒相尋皆繇此而甚世豈有伊尹之事而人臣可取以自信者哉是故光之

所以能舉大事而不亂者。非才節可述。其樸誠有餘。心無爲而爲之也。光誅昌邑羣臣二百人。其徒呼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繇此觀之。廢立之事未萌。而身已岌岌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嗟夫。人臣無故而有伊尹之志。吾亦未知其可也。

## 霍光論三

霍光功名既極。不能早自裁抑。身死之後。至于族滅。班史謂其不學無術。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信矣。夫光于謀國。豈可謂無術哉。而不能善全其宗。毋亦智有所殫。則有所蔽。故光之破家者。其謀國之所不暇慮。而智有所蔽者。則忠有以盡之耳。何言之。光之功業雖盛。固非蕭何匹也。高祖之興也。非何則其事不立。然何之專任關中。身犯危殆者數矣。賴用鮑生、召平、諸人之策而免。向使何屑屑焉憂身之不遑。則亦安能精心治國。以其萬全者遺主哉。故吾嘗謂人臣能以其萬全者予國。必以其不全者自予。鼂錯者。知身之必不全。必欲以其全者予國也。蕭何以其全予國。而身犯不全。霍光者。不知身之不全。而全者在國矣。國全而宗滅。宗滅可也。國危而宗全。猶弗全耳。嗚呼。光于是乎可原矣。所謂誠樸有餘者也。當其輔幼君。値巨變。躬廢立之事。仆桀、蓋之謀。使朝廷不驚。天下不動。光之心力竭矣。全身保家。以圖善後。非其意也。豈獨非其意。知毒后之謀。而隱忍不發。亦自知其家之必覆。而特不欲自身見之。以爲吾生可無負于國家矣。不然。輕廢天子。而重于暴妻。豈其理哉。吾猶惜是時損益盛衰之戒。無一人向光言之。光非盡強愎自用者。廢立之事。決于人言。聽杜延年而修孝文時政。感夏侯不疑之言。重經術有學之士。假有

鮑、召之策。吾知光亦必虛己願聽矣。迨光死而宣帝不圖所以裁之。恩寵過溢。然後始聞張敞之疏。徐生之言。故光之覆宗。亦其君相不善全之過。此豈光所能逆計者哉。夫光忠貞天性。固不意其妻子遂自作逆。至所以爲妻子計者。又不能如其計全社稷之深遠。圖大而暗小。專國而後家。吾故曰。此非其不智。而忠有以盡之耳。抑吾嘗論之。范蠡之去。可以責李斯。汾陽之聲妓。可以媿韓信。而處博陸之地勢。則此二者。非所論也。然則如光者。將必覆其家而已乎。夫鄧侯之不治垣屋。高密之不計生產。武侯不使家有餘財。此皆可爲人臣居功名者之法。光猶未至于是與。然人臣之功。其萬分未至于光者何限。亦以其身家僥倖。而又非盡不學無術者也。嗚呼。光于是乎可感矣。

## 蕭望之論

蕭望之以材任宰相。爲宣帝所器重。受遺輔政。身爲帝師。可以有爲矣。而以與史高、恭、顯、忤。內外交掣。卒以殺身。其死爲可憫。吾以望之之死。非獨其身之不幸。西漢之弱。實始于此。何也。望之以師傅舊恩。爲帝所嚮。名儒高節。猶宦官外戚之所憚也。宏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其不可遽退。亦已明矣。元帝之暗弱。宜亦望之所知。望之不能據法守正。執退恭、顯、于宣帝之時。而乃以太古久遠不近刑人之制。匡拂元帝。豈不誤哉。史高是時。徒取充位而已。使望之制之有方。當不至與隙而驅之以與恭、顯、比。劉向、周堪、既皆任用。使不亟亟進取。自相稱薦。亦不至授敵以閒。如是而望之可以得志。奈何智不出此。卒以讒死也。自望之死。天下士大夫喪氣。于是貢禹、匡衡、之徒。相繼任用。要皆宦官外戚所援引。依違附和。釀成王氏

之禍。在廷大臣。遂無一人攻抗之者。予嘗逆而遡之。謂皆自望之之死貽之。不爲過也。夫大臣以其身係國安危。死何足惜。然有不得已而死。死而足以激發忠臣義士之心。使國雖亡。而猶不絕如綫者。死之可也。則李杜諸君之受禍是也。時與勢皆不至死。死且無益于國。適足以張凶人之氣。而使天下持祿畏禍者。率用是爲戒。則望之之死是也。故望之者。不可以死者也。不可以死而死。誰謂死足重哉。使望之于是時。艱難深固。陽以不逆其意。而乘機遘會。去邪佞于不動聲色之中者。上也。不則如任隗、袁安。行義修內。雖守正不阿。而不爲竇氏所害。又不然。當廷尉獄解。奉身而退。堅臥不起。庶幾感悟帝心。使恭、顯、猶有所憚。數者無一。而慮淺謀泄。自蹈讒慝而死。蓋亦忠節有餘。而識量不足者也。吾觀望之陷韓延壽于死。已知其忮刻。無大臣之度。受鄭朋邪諛之詞。即接見以意出獄。受爵之後。更生既使外親上變事推進。已而又聽子訟寃。意其喜趨附。好聲勢。至老不衰。不知先以其身入恭、顯、術中矣。大臣有不幸值恭、顯、之際者。其毋以其身入人之術中哉。

## 趙充國論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罷遣武賢。予謂充國之言忠矣。而浩星賜之策。未爲

非也。夫充國死守屯議。至煩璽書數責。而己數條奏。又最後帝下其議。而羣臣皆服。魏相任其計。爲必可用。其所爲一時事者。不必伐而朝廷已深知矣。其兵之利害。已盡詳前奏中。不必復言。而已足爲後法矣。朝廷既已知其能。而已復不有其功如此。則宣帝未必不益多其讓。而強弩、破羌、有不感而且愧者乎。而必厚自張伐。不錄二將之功。令武賢深恨。卒告其子以死。則亦充國不善自全之過也。夫當諸羌背畔之際。上使丙吉問誰可將。而充國曰。無踰老臣。吾意是時。已深中廷臣之忌。及守屯議。而舉朝先無是其策者。向微明君賢相。充國能卒行其計而成功乎。排衆議而功成。卽微自伐。吾亦岌岌慮讒之不免。而況故以其身犯之哉。有謂充國始終以忠自守。身死不顧。何恤人言。夫在事之日。灼見利害。知功可必成。則宜以死爭。至功見事成。行能既著。則宜讓。此古大臣自全之道。而充國不受善言。卒有子禍。與辛氏世隙。然則以其壽終也。猶非不幸也。嗚呼。漢將如營平者。殆無幾矣。而吾猶謂武賢之告。實其自取。則功名之際。居之者蓋誠難哉。

## 師丹論

吾觀師丹定陶之議。則當時廷臣。無有明經合禮右丹者。然亦因是而有感于世變矣。蓋共皇以定陶爲號。而不立廟京師者。此丹獨議也。丹豈不知上忤帝意。然見禮甚正。故持論不阿。丹可謂獨立不懼者。是時董宏上書。引秦爲據。而欲立共王后爲太后。冷褒、段猶、則欲立廟京師。厥後朱博、趙元、復稱引宏議。而劾免丹。此豈眞有見于典禮哉。不過揣人主欲私其親之心。乘間以爲富貴資。若是乎禮之是非。卽自人

之邪正分之也。宋濮議與而司馬光引丹以爲據。歐陽修以皇伯之稱。在古無稽。而禮官臺諫。共指爲邪。然各據典禮。與議定陶時異。中書禮官。皆一時名賢。無所黨附。然中書本生親之文。亦未始非也。本朝與獻之議。又與議定陶時異矣。永嘉創千古之見。政府執師丹之文。各成其是。政府視濮議時。中書持之。不無稍過。遂反爲附永嘉者捷徑。于時董宏、褒、猶實繁有徒。似乎人之邪正。又以禮之異同而見矣。永嘉之議。今可行百世。然一時舉朝執丹說者。至九死不悔。視丹義陽之封。其禍福之效。又何如哉。要之守正者。雖違世見殆。其立志較然。自可行其所是。以合乎聖人之經。豈與夫依附揣合。如褒、宏者流。議雖伸于一時。而孰知其爲萬世羞也哉。是故事君而揣人主之私以立說者。君子終不予之爲知禮也。

## 史丹論

申生之死也。非獻公殺之。而諸臣殺之也。里克無論矣。士蔿、狐突、使之逃。杜原款勉之死。夫廢立何事耶。國無骨鯁之臣。強諫力諍。以回悟其主。徒使其子計畫無復之。或不得已。而出于徼倖一時之計。嗚呼。可悲矣。故吾嘗以叔孫通之諍易太子。爲有大臣之節。至若竭誠直諫。使人主有所動。而事得以立寢。要未有如史丹之正者也。元帝之寵傅昭儀。而欲立定陶王也。皇后太子。及帝舅王鳳。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于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搖動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于是上意大感。直自諱其意。而太子得遂爲嗣。夫

候閒獨言。示以必死。已足奪人主幾幸之心。又謂得于流傳。使不至自遂其意。此於事理甚明。人主非至昏暴。有不卽悟哉。使于此而先持觀望之意。或不然。必至公卿廷諫。反使其主以無所容而成愎。天下事去矣。故廢立大故。往往至于不可救者。則皆人臣之過。又非獨希意順旨者之過。繇不能乘閒直發。執義固爭。使人主有所感動者之過也。唐高宗欲廢后而立武氏。所憚者遂良一人耳。遂良曰。陛下卽欲廢后。宜更選擇。夫不爭其不可廢。而使其有所擇。以縱其意。嗚呼。豈有濟哉。故遂良非十蔿、狐突、原款、者之比也。而事不幸類之。況夫國有大事。其爲里克與長孫無忌者本少也。又況其多勳與敬宗之流也。

## 魏相論

漢自武帝多事。丞相屢以不稱職誅。霍光秉政。所置相。則皆其故吏取充位者。微獨功業不見。相權之輕亦于是極矣。獨魏相以練職稱上意。然後有所摧仆。使漢相以重。而相又好觀國家故事。明經術。識大體。捐釋敵忿。奏言災異。豈不爲漢賢相哉。然吾以爲其才有餘而識不足。術可以取位固主。而非有公正不阿之節。是故西漢之亡。始于宦官。而成于外戚。未必非相貽之也。夫相自白去副封之後。帝固已深倚任之矣。相能探微旨以破散霍氏之謀。豈不可因主方向我。而有所執持裁抑。以遏絕內外干預之漸。其奏封事。必因許伯者。此何爲也。霍氏不宜泰盛。自可訟言于朝。以引義固爭。而乃有所因緣以爲重。然猶曰。非是或未必濟也。至于言國家大安危計。亦曰。願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等詳議乃可。豈以漢廷諸臣。遂無出外戚右者。吾于是而有以窺相之私矣。卽繇是推之。蓋寬饒以刑餘法律之言坐死。而相不救。夫

豈不能爲鄭昌之爭乎。重失內廷之意。故輕視直臣之死。彼固交懽王、許、者。而欲與宏恭、石顯、爲忤。此豈其情也哉。世謂漢相以丙、魏、爲冠。予則以宦官外戚之禍。皆自其貽之。固知人臣進結主知。使功名顯遂。凡饒才術者優爲之。而古大臣不以是也。所謂大臣不以是者。將如何。亞夫之爭侯王信。王嘉之封還詔書。申屠之爲檄斬通。宋宏之正坐讓譚。疏廣不使外家監護太子。以示陋于天下。嗚呼。此謂有不阿之節。而知深慮遠。其所關係人國家者。固不止一二世也。夫漢廷必如此者可爲大臣。而魏相則猶未至于是者歟。

# 樓山堂集第五卷

## 史論

### 漢光武中興論一 乙酉五月

國家當陵遲衰微之後。內外多故。勢且不立。其主能奮然而起。遵循祖宗法度。以盡反衰世之陵夷。如此者皆中興也。至于社稷不守。大業盡亡。而已不過以宗室之苗裔。取之他人之手。以光復舊物。此雖名爲中興。其事實難于開創。自古至今。惟光武一人而已。夫秦之亡天下也。楚最無罪。故亡秦者必楚。非楚之必能伐秦也。而天下之苦莽也。人心思漢。故漢必覆新。非漢之人卽能興漢也。漢者人所借之名耳。豈持空名可以劫天下哉。空名可以刼天下。卽無論王郎。而更始胡爲者。盆子胡爲者。子嬰固嘗帝天下矣。方望夷立之。亡不旋踵。又胡爲者。此以知光武之事難于創也。何也。創者有其實者也。有其實。是故背聖公而不爲不義。遽卽位而不爲不能待。知天下不可無我。而我無倖取之心。則以我取天下。而天下有舍我莫之之勢。故光武曰。向使成帝在。天下不可復得。何也。吾非取之漢。而取之他人者也。有其實者也。豈與夫假竊名號者。徒幸天命在漢。遂欲因便伺釁。以僥倖于非據哉。彼晉元、宋高。雖國覆君亡。然正朔尙在。己特持空名以爲人擁立耳。旣立而志願盈足。不但無經營天下之事。又偸安狃狹。忘國大仇。反若非是不爲利者。于此亦曰中興。此又嚮之盜賊倔僵以妄度乎非意者之所差稱。而烏可比跡建武之隆哉。吾

故表光武之興。以爲非有創之實者不能也。彼無創之實而有其名者。吾不能禁其不名也。雖然。天下果可以名劫哉。

## 漢光武中興論二

古之得天下者。豈必皆生而有天下哉。生而有天下者。繼體蒙業之主也。非是者。或絕而復續。或取之他人之手。是本無而有之也。本無而有之。當其無也。無利於天下之心。而聽其所以有之來。及其有也。無震于天下之勢。而盡其所以有之事。夫不能盡其有者。猶之無。而不能聽其有者。卽其有之也。不能堅。吾于光武之有天下。知其能爲盡者而能不爲利也。是之謂能有天下者矣。懷、愍之沒也。元帝卽位于江南。後宋之徽宗被虜。而高宗亦渡江立國。此兩者天下原未嘗絕也。又不待取于他人而自有。則聽其有之來。而因盡所爲有之事者。視光武不啻十有九之易。以今觀兩君之意。若有震焉。而不能受。又若非是不爲利者。此實何哉。晉元之卽位也。命王導同升御牀。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二等。民投刺者。除吏至二十餘萬人。其意必以非劉、石、吾不至是。而建炎之際。其一時將相。有可以進取之勢。乃棄而不圖。至其後視議恢復者爲寇讎。若恐二聖之一旦復來者。此皆以爲吾非其有而有之。則有之爲已足矣。如必盡其有之事。則事反至于不能有者。可奈何。是故利沒于前。害怵于後。不惟苟且倖于目前。卽狹小亦出意外。何也。此本無所以副于天下者。而其器不足以受之也。夫光武。其始亦取非其有矣。舂陵首義。旋立大勳。乃一無有冀焉。直至于更始旣敗。然後若不得已而有之者。是故當其時。河北之事。非彭寵不濟。寵自恃其功。

而帝待之不滿其望。若曰。吾無利于天下之心。卽微寵。而天下固吾有也。至同時侯王崛起。據土地。假名號者以十數。而必盡仆之而後已。蓋能盡其有者。然後謂之能有天下。然後知惟無利于天下者。能有天下。向使光武沾沾焉于卽位之後。唯爵賞其素嘗相從。及鄙南勸進之人。此何異于更始封十八王之故智。及其旣平諸盜。又令終置隴蜀于度外。此與後之畫江而處者。規摹雖異。要爲不能盡其有矣。其何以稱光復漢室。爲中興令主哉。夫古中興之主。唯光武爲能有天下。而他謂之不絕所有則可矣。

## 李固論

李固遭漢末造。以爭立孝桓。爲梁冀所惡。冀又以固名德。恐終爲己害。使馬融爲奏。卒陷之死。當是時固蓋居必死之勢矣。固死而天下悲之。後世傷之。固豈不謂得死所哉。吾猶憾固不死于質帝遇酖之日。而死于蠡吾旣立。梁冀誣奏之後也。質帝中毒。召固。索水不得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事泄。大惡之。論者謂固當是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廷中。推舉尙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卽建白明德。策立淸河。不崇朝而漢業復隆。嗚呼。使固計出此。能得罪人乎。不能也。能立淸河乎。不能也。太后決不忍暴梁冀之惡而從己。趙戒、胡廣、亦決不能助己以犯冀鋒。固果出此。固亦必死。然死而冀惡必彰。人心必奮。上可以報先帝。下可以奪梁冀之氣。而曹騰之說。或有所不行。此孰如死于獄中之爲得乎。夫順帝崩。而淸河之立。旣阻于前。質帝弑。而猶冀前議之可復者。此必不得之事也。乃猶遺書于冀。申其惓惓。用以激怒。豈不愚哉。吾故曰。不如死于質帝

遇酖之時爲得也。抑吾于固之死。尤有感焉。自固下獄而後。始有貫械上書。要鐵鎖詣闕門通訴者。是東漢之氣節。實以此而立。氣節立而後黨勢成。揆其所起。皆李固、杜喬之死風之也。世謂漢以黨人而亡。不知漢之所以亡者。繇宦官外戚。貪立昏庸。以至傾覆。向微諸黨人仗義植節。至死不悔。漢之天下。豈至賊丕而後禪哉。凶如董卓而不能取。奸如曹操亦不敢有。而貽之于其子。名義之足以留人國家。蓋至是而後見也。而其事始于李固。則固之死于梁冀誣奏。亦豈爲非所哉。而吾猶謂不如先死之爲得。然則人臣有號爲通經如馬融。而陷人之死相知如黃瓊。乃視其死而不救。而趙戒、胡廣之流。則貪位畏勢。以冀苟生。若此者。眞所謂生不如死也。吾又何憾乎死者之如固也。

## 丁鴻論

後漢書。鴻父綝。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于盛。不報。既葬。乃挂綬經于冢廬而逃去。後于東海遇鮑駿。駿止而讓之。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范氏謂其終悟而從義。異乎鄧彪、劉愷之遂其讓而不反者。宋蘇氏兄弟則據范氏之說。于鴻之終悟也。深嘉而屢歎之。而甚鄧、劉之讓爵于弟。爲不勝戮矣。吳子曰。君子而必以聖人之道。充類責人。豈惟此三子者。非其分之讓爲可罪。自吳泰伯而下。未能免矣。然孔子曰。泰伯其至矣乎。伯夷、叔齊、賢人也。非夫子論定。則泰伯之讓。志在翦商。不得爲仁。而伯夷反道從命。亦未合于義。然如此二人者。其處心積慮。出乎忠孝之至。非有所爲而爲之。故曰。非聖賢不能也。後世聞風而跡其事者。要不能無所爲。推其心。蓋知忠孝之爲美

也。而析義未精。行之或過乎正。然君子取之。若曰。覩世俗之爭而讓者。不庸愈乎。且以應襲之封。而推以讓弟。使弟受非分而已爲名高。其矯而不合于義而不爲也。此庸人所易。以己所應得之封。而推以讓弟。事誠不可爲訓。然能斷斷奮義而行之。此雖賢者亦難。以賢者之所難。而誅其能蹈之。以庸人所易者。而責其必不能全。豈聖人與人爲善之意乎。三代而下。父子兄弟之閒。以爭奪而至于弑逆相尋者。何可勝數。一畝之宮。數瓶之粟。取者稍贏。手自戟矣。況乎享有爵土。而捐己善讓。豈非慕義之過。而足以矯世厲俗者。乃必曰。此棄禮亂法。罪不容赦。吾不知以此與爭者比。又將何罪之施耳。爭者滿世。讓者無一焉。東漢好氣節。然如此者。亦不三四見。猶區區執中庸之道。以爲此聖人所必不爲。嗚呼。其亦不恕之甚者矣。聖人不聞以魯桓之弑。而深罪隱公。以闔閭之亂。而追論季子。夫泰伯、伯夷、古之聖人也。其讓也。夫子稱之。況世益下而人非聖也。其爲能讓。獨可罪乎哉。鴻之書曰。生不供養。死不飯含。身被大病。不任茅土。以是而讓也。鴻初非不裁于義者。吾猶悲其感于鮑駿之言。不卒遂其意。夫駿所引不以家事廢王事之云。則公羊是衞輒之說也。抑豈當于聖人之義。乃使論者援以督過彪、愷。至猶不得與鴻同類而共原之也。悲夫。

## 郭泰論

東漢之季。權歸宦豎。勢在戚孽。士大夫厲節抗義。至于遭黨錮。陷刑辟。終死不悔者。不可勝數。後世感慕氣烈。未嘗不病其過。然是時卽微諸公。漢亦卒移。使諸公不爲其過。漢之爲漢。又何如哉。予獨怪郭林宗

名傾一世。卒與世浮沈。而天下猶以其不與黨禍爲高。嗚呼。若林宗者。所謂巧于取名者也。其圖身則哲。謂不愧于李、范諸賢。吾不信也。何也。初林宗之名震京師也。繇李元禮。而其所最稱歎者。無如范孟博二賢之于林宗。誠以其同己而重之耶。抑以其非己所及耶。如以其同己也。則宜有知己之感。泰豈其吳導、景毅之不若。以其非己所及。則二人亦既以鉤黨取罪矣。事免之後。何不稍刓其節。希林宗之風。而必伉直不回。卒以誅死。是故林宗以能免爲哲。無以處夫李、范二賢及陳、竇諸君也。林宗亦既交李、范、慟陳、竇。同時名士無免者。而郭泰、袁宏、何以獨幸苟全耶。夫易稱先幾。詩景明哲。無道能容。吾于林宗何尤。然林宗固不可與申屠蟠同年而語者也。黨禍之興也。以非訐朝政爲名。然事繇名士之互相標榜。始慕誘而後有標榜。有標榜而後有非議。當時林宗實爲八顧之首。已始其事。人罹其害。人以不免爲過。而已以善全爲高。吾不知林宗果何術致此。林宗于仕隱之間無所據。于人己之際無可解。不獨有愧于李、范二賢而已。胡廣依違外戚。連姻宦寺。天下猶有譏之者。而林宗以名高相掩。故人不得而非之耳。予讀范丹傳。謂丹深鄙郭林宗、賈偉節、之爲人。夫丹之不就王免。視泰之假榮同舟者。誠爲不類。而平時引勢以相重。遘艱則幸免以爲能。丹之鄙泰。未爲過也。嗚呼。東漢尚氣節。然亦多爲名劫。以郭泰之名。而不誅其隱。何怪乎世之議黨禍者。輒以李、范、陳、竇諸君之死爲過也。夫使世不有爲其過者。郭林宗眞東漢之季一人矣。

當李、杜、殺身之後。使諸君子卽相率以禍爲戒。吞默隱忍。以浮沈于宦官之世。謂漢之天下復有士氣耶。故黨禍有必成之勢。而諸君子無苟免之理。陳實始與李膺之禍。時黨人多逃遁不獲。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實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持。自往請囚。是實固未嘗免禍求全者也。其後復舉鉤黨。張讓以德實故。多所宥全。實微獨已不求免。又卒能免人于患。或曰。使東漢諸君制行皆如實也。黨禍何自作哉。予以爲不然。夫天下之事。有自我爲之。則爲先幾。而他人爲之。卽爲隱節。有自我爲之。則爲保全善人。自人爲之。卒以貽恥士類。其所爲設心者。不可不觀也。又必要其事之本末。人之初終按之。然後其所設心者爲著見耳。常侍侯覽。常託太守高倫用吏。實曰。此人不宜用。而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恥之。實乃獨弔焉。使不深觀實之設心。敢以此二事爲儉德避難哉。又使不觀實前嘗就獄。與後多全宥。卽實之設心。吾亦未之深信矣。是故李膺、范滂。能爲陳實而不爲陳實者。非其不能爲李、范者也。有李、范。卽不可無實。實之爲所以爲李、范也。君子亦信諸其心而已。不原陳實之心。而因欲貶李、范之節。則太邱豈甘以其身爲黨禍諸君之罪人哉。是故因黨禍原實。此實之心也。因實而罪諸黨人之受禍。豈獨非其心。且其事亦夫人而能之矣。唐元稹因宦官得宰相。此誠士大夫之恥。假陳實無所爲而弔張讓。此恥豈在元稹下。嗚呼。元稹趨利者也。或謂卽無利不得不避禍。吾不知後世士大夫屈節奄宦。至有稱誦功德者。利耶害耶。此又苟免求全者之所羞稱也。

## 荀爽論

古之奸雄。雖力可以竊國命。移天祚。而不能奪者。士人之志節也。士能行其志者。惟是出處之際而已。節不可變。雖臨之禍福而不動。既已畏禍貶節矣。猶欺天下後世曰。彼其志或未必爾也。其誰信之。吾觀東漢名士。非必皆志不欲仕者也。而往往不就徵辟。以爲高。其事多類于以退爲進。但不爲戚孽宦豎所引重也。則君子亦恕其所立心矣。獨怪荀爽危言直節。見稱于時。黨禁解後。屢辭舉辟。而竟爲董卓所徵。驟歷台司。忍垢而死。此實何哉。君子之于仕進也。不惟有不可枉之節。亦必度己所能爲與否。以卓之兇暴。而尙欲存心匡救。至勢不可回。則因而圖之。若此者。非爽所能也。僥倖其不能者。以先喪其所不可枉。事之無據。無一可爲爽原也。爽被徵。謂爲吏持之急。不可遁命。然既徵之後。一月數遷。而爽不之辭。此又何也。爽不獨不能爲伍瓊、周珌。亦幸不爲蔡邕之續耳。瓊、珌、爲卓所舉。卒以諫卓遷都死。邕則死于附卓。夫死于附卓。何如先以忤卓死。況申屠蟠、鄭元之猶未至于死者乎。故謂邕、爽之不愧此數子。吾不信也。廢帝遷都之議。邕能救盧植。而爽亦遜言以免彪、琬。然宗社傾蕩。則依回聽之。居位若荀爽者。吾實未知其可也。後世名士。不幸爲邪臣薦引。既不能拒。而又寬爲之辭曰。彼欲有所匡濟也。乃事不可立。而我之志節已先爲其所奪。嗟乎。如荀爽者。可勝歎哉。

## 諸葛亮論一

天下之勢。知其止可如是。而如是卽止。不以才累智者。管仲也。知其不可如是。而不如是不止。不以智蔽忠者。諸葛亮也。世之論者曰。亮則忠矣。舍荊州用武之地不據。而退保自守之蜀。不乘先主之尙在。諸宿

將之未死。與蜀漢之新附。以及其鋒而用之。而舉事于禪立之後。此烏在其爲智哉。吾以爲此亦未卽天下之勢論之耳。蜀與吳、魏之立。非若劉、項、之相爭。而吳、魏、者。不若隴西、天水、之小竊。操之武而多謀。權之沈而能決。非若籍之蹶張。與公孫、隗囂、之庸妄。蜀之將相。不及嚮二時之士。先主雖傑。非高、光之比。蜀卽承漢緒。非適當天命之滋。至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假亮卽以其跨有荊、襄、之衆。奉其傑主。以帥敵萬人之關、張。能左璧曹而右殲權乎。又不然。及蜀漢之新下。能悉銳而長驅北向乎。毋論志不可獲。設用師于荊。窺吳則魏乘其後。窺魏而吳更違盟。不幸亦如羽之陷覆。復安得一退守之蜀而有之。且蜀新附。而一日數驚魏師之至者。何爲也。嚮使劉曄之計行。方自完不給。又安能卽圖魏乎。故亮不得已而保蜀。及先主死而後師數出者。亦其勢使然也。何也。先主之英。二敵之所忌也。禪立而敵且易之矣。蜀不圖魏。魏且圖蜀。故伐魏者。不足而示之有餘也。示有餘然後足以憚魏。魏憚我而後吳之和固。吳之和固而後蜀可安。吾故曰。此其勢使然。然非亮之智能計及此哉。夫鼎足之勢。瞭于隆中。悉亮之智。而竭其治國之才。豈以坐安一蜀不足。而連年暴師。竟至齎志者。在亮之自言矣。曰。不伐賊。王業亦亡。坐而待亡。何如伐賊。又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亮蓋知魏之不可卽滅也。而身之不敢卽安者。非其智不足。而不欲以智蔽其忠者。亦其勢不得不出於此耳。不然。先主死而後伐魏。伐魏而謂天下可圖。亮雖略短。不至是。彼管仲者。一匡九合。勢足自爲。而世且以不能致桓於王爲仲病。夫致桓於王。則伐周矣。仲卽才。詎知天下之勢。有所不可哉。仲之料此。固已審矣。吾故論亮。而因及亮所自比之仲。以擬之。以見夫不明於天下之勢者。執

數說以論亮。吾未知其可也。

## 諸葛亮論二

亮之不能統一天下者。非其智不足。而勢有所不可也。吾前論之詳矣。然則亮無失乎。曰。亦有之。而世之論者不與焉。論者曰。操召丕而屬之植。以譚、尙、爲戒。而丕與植迄不相能。使捐數十萬金。閒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夫植始雖以才見幸。然輕動多過。固非有奪嫡之深謀。且是時勢已在丕。毋論非劉、項之比。卽與譚、尙之各樹兵者已異矣。又黨植者不過楊修、儀、廙、皆浮華豎子。不足與計大事。而丕之奸雄亞操。固不至如譚之窘而無識。籍之躁而輕疑。其羽翼之衆。又不若骨鯁者之僅有增也。兵未交而閒行。則事易泄。欲遂以此蹙曹。此疎之甚者也。論者又曰。亮數出軍祁山。魏延請以勁卒五千。與亮異道襲魏。亮制而不許。故失此奇功。夫未論延有異志。兵難獨授。延卽勇能以數千人覆魏。降虜夏侯楙之君臣乎。雖愚者知其不可。況亮乎。以此而譏其軍事非所長。是兒童之見也。而吾所謂亮之失者。蓋亮有可乘之機二。而惜未之及也。夫關羽之圍曹仁於樊也。時先主已得漢中矣。操憂羽而欲遷都避銳。遣徐晃援仁。度其勁兵銳卒。已悉於樊。亮以此時。別遣將助羽。而已帥師北向。更發使至吳。申固盟好。說之伐魏。吾不知曹何以應。固吳則吳不至襲羽。助羽則羽必能下樊。又羽方勝魏。而蜀方睦吳。吳知羽已乘勝。而蜀更出師。起而相從。可以收利。此一役也。魏可以亡。而亮計不出此。深可惜也。孟達之反魏也。亮惡其反覆。又恐其爲患。亮欲促其事。故泄其謀。以致懿潛軍斬達。以達之驍猛。而假

節據要。其勢足以擾魏。達擾魏而懿必身當達。吾厚固其交以助達。而己復悉師向魏。且達先圖連吳。而使吳亦從東起。吾不知懿又何以應。夫達之與懿。其難易何如也。使因達而可以逞於懿。然後圖所以制達者。豈其難哉。亮不過慮達得志。是魏未滅。又生一魏也。曾不悟高祖計王信、越。以圖所以殘楚之術。故曰。亮之失者有之。此又其一也。夫不知亮有可乘之機。而以開丕聽延爲必不可得之事。以罪亮。此爲暗於計。而不知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亮失可乘之機。不圖。而以十不及之地。百不及之衆。竭智匱忠。奉區區不絕之名號。欲力征以統一天下。亮亦不自知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

## 關羽論

關羽圍曹仁于樊。降于禁。斬龐德。當時北邊大小憂懼。曹操身出南陽。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司馬懿、蔣濟、諫之而止。二人之言曰。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而羽卒以權襲奪荊州。兵敗而死。向使二子之計不行。而操果遷都避銳。則魏之天下。未可知也。又令羽戰勝之際。權爲犄角。而出偏師以佐之。且是時蜀已得漢中矣。益遣將助羽。而亮督軍從祁山北向。曹卽智能知所以應乎。惜乎懿、濟之策。明于閒吳。而蜀不能以其策固吳也。吳又不能以其策推驗。反襲羽而爲魏用也。或曰。吳不足道矣。蜀君臣之計。豈出懿下。而千里孤軍。左右兩敵。又方交兵强魏。乃方略布置。不一指授。若羽未嘗有敵者。智者固如是乎。夫事嘗敗于有所恃。而禍每生于所忽。羽以忽陸遜而被襲。蜀之君臣。以恃羽而羽敗。蓋觀備入蜀。而羽獨留鎮。及馬超降。而亮所以美羽之書。可知也。然羽卽

能。至欲以一州之衆。觀兵河雒。而曹強而扼其前。孫譎而伺其後。能坐算其必勝。而不一爲之所耶。吾意是時。蜀漢新下。其兵將或皆有所委署。而不能遣以輔羽歟。或者孔明以國內未固。不欲羽遽用兵。觀先主征漢中。而亮尙難之。以問楊洪。則攻樊之舉。非其所欲歟。抑制羽而不受歟。或麋芳、傅士仁之與羽相嫌。在羽領鎭之後。而國內未及知。抑不疑其遂叛而反圖歟。又或者以吳、蜀、方睦。且吳忌魏而不忌蜀。而不慮其棄盟從魏歟。吳不棄盟。則羽卽無功。猶不至失地。而兵敗非所逆睹歟。不然。羽之矜勝護前。實有敗道。又孤軍無援。外有狡鄰。內多異志。數者俱岌岌焉。舉國坐觀而不爲之計。如是而謂蜀之君臣。明于置將。長于料敵。而不爲羽分過。豈其理則然哉。毋亦恃羽者太過。故至此也。夫以羽之威武。一不戒而使敵爲之閒。以垂成之功。墮於一旦。以劉先主之傑。諸葛孔明之智。徒過恃一人。而舉可以圖天下之機。輕而棄之。然則行師用兵之道。果不可以不計深而慮密也。

# 樓山堂集第六卷

## 史論

### 魏武帝論

古之得天下者。未有不明于形勝之說者也。乘亂而遷國。因治而營邑。其道皆不外此。漢興。納婁敬之說而都關中。謂可一面制天下。然方其起也。以王漢中。蜀漢既固。還定三秦。然後馳騁梁、楚之郊。故項羽未滅。而成敗之形。已瞭于掌上矣。夫六國之所以并于秦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此賈誼之說也。今夫決機于兩敵之間。度險易。料彼己。決勝負。善用兵者皆能之。而至于爭天下不然。爭天下者。貴明于天下之大勢而已。得其勢而處之。然後不爲人所制。而已可以得志。吾觀三國之用兵。無過魏武。然終不能并孫、劉。以一天下者。蓋料敵之智有餘。而爭天下之才不足。何者。不明于天下之大勢也。夫天下之大勢。中原可戰而不可以守。吳、蜀可以守而不可戰。以其可守者予人。則己之戰力無所用矣。是故蜀漢不得。荆州不可得而有。荆、益不附。吳會不可得而破。魏武不先攻漢中。以其勢下蜀。而遽用兵荆州。此失策之甚者也。然雖兵敗于吳。而苟先據漢中。荆州可不戰而自有。何也。勢在我也。嘗考建安十六年。曹遣鍾繇討張魯。隨自破馬超、韓遂。盡有全關之地。是時備未入蜀也。誠于此時。破服張魯。因魯之資以下蜀。劉璋之不敵審矣。然後撫循蜀漢。使備進無可據。而卽以其勢下荆州。則備方資地于人。其新集未

固之衆。可以即破。劉破而吳孤。不過數戰。權自屈服。乃棄而不取。使得據之以爲守。至備取蜀之後。然後進爭漢中。嗚呼。亦晚矣。先主之初得蜀也。劉曄勸急取之。後魏武嘗以不用其策爲悔。況取于備未入之先。不尤易爲力乎。益州天險而土沃。秦用之以吞諸侯。漢因之以開帝業。先主得之以成鼎足之勢。夫自先主得之。則鼎足之勢成。自魏武得之。則天下之勢一矣。世謂魏武明于料敵。變化若神。而以不明天下之勢。失可以一天下之機。故用兵若魏武者。吾終謂其一將之才有餘而已。

## 孫權論

孫權乘父兄之資。値紛爭之世。悉其江東之衆。宜可進而統一天下。乃其土地竟于一江。終其身。非北服魏。則西和蜀。不聞有飲馬河、雒。觀兵梁、益之志。則非智有不足。亦其勢有所不可。權可謂明而得所處者矣。蜀則猶吳耳。鼎足已成。曹之不能圖吳、蜀也。猶吳、蜀也。此當時之勢也。惜孫權知所以自處。而未知所以料人。卒其所以得處者。其自失也甚矣。何以言之。語曰。圖王不成。其弊不失爲霸。未聞君臣之閒。而可隨勢輒變者也。權之始而拒曹也。謂曹託名漢相。實爲漢賊。其拒曹也。所以奉漢。然是時權已無漢矣。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責包茅不入。屈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雖衆無所用之。桓公與之盟。而天下于是服桓公之大。而完辭之正。亦無所屈。曹之挾天子而征伐也。既破荆州。移書責權。蓋自視桓文矣。向于此時。權亦以完辭還對。曹將如之何哉。乃張昭之欲迎者。畏于勢之不敵。而非必見于漢之不敢二也。瑜之拒之者。見江東之不可失。而非謂破曹遂足以定漢也。然猶曰。非是則鼎足之勢不

成。權方欲爲曹之爲。與之分爭天下。而何能服曹。是故曹終身不敢簒漢者。以吳、蜀、綴之也。此戰之力也。然一權之身。始以新集之衆。連蜀破曹。既以已固之勢。又敗羽臣魏。此曷故哉。謂之奉漢。則拒奉辭之曹矣。謂之爭天下。則臣簒漢之丕矣。明大勢也。則始逆之而旋順之。執大義也。則方臣之而輒背之。夫權豈不知丕之不及父哉。而卑體稱藩。受其錫命。善料敵者如是乎。操之不遽簒漢者。以兩雄之未滅。而丕之卒受禪者。以蜀方自守。而吳且先服。已益無所忌。而有藉以爲名耳。其於權竟何益乎。古人有言曰。抑君似鼠。吾跡權之始末。亦爲近之。重于失江南。則拒曹。而敢于絕漢。非中心不畏曹也。抑重于失荆州。則攜蜀。而甘于臣魏。又非實中心戴魏也。是故權者見小利者也。非惟爭天下之智不足。卒亦不知所以自處。後之君子。尚以固守臣節。沒身奉漢號。而不敢帝制期之。不已過乎。權亦幸而生漢末。造承父兄之資。而遇起者曹、劉耳。倘天命聖賢。而時有高、光、者出。則于公孫、隗囂之閒置一權者。吾不知果何如也。

## 荀彧論

荀彧智謀之士。自當時何顒、鍾繇、皆過擬之。以爲王佐之才。顏子之德。而宋蘇軾曰。文若、聖人之徒也。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予以爲不然。伯夷避紂。就文王之養。終身未立于紂之朝。亦終身未爲周畫一策。周伐紂。而夷猶以爲不可。夷之心自盡而已。于商無益。于武無損。非有所出于不得已也。子房從高祖。于時秦既破。而故主已死矣。所爭者一項籍。故良竭能盡智。奉一主而已善終。彧三世爲漢臣。因董卓之亂。勸操迎帝都許。挾天子以號令天下。此爲忠于漢矣。孰知漢祚之所以卒移。操之所以遂其簒志。而勢

不可復制者。卽以此哉。故彧之言爲漢。實爲曹也。當操失利于張繡之時。彧爲操畫策曰。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而至引劉、項之存亡以爲喻。嗚呼。此豈爲漢者哉。夫彧始終所畫之策。荀攸、程昱、賈詡、郭嘉輩皆知之。不必彧也。自彧勸操迎天子。然後袁紹內懷不服。紹之所以與曹爭者。亦以匡漢爲名。假使紹先挾天子。彧又將何以勸操耶。管仲之致君于霸也。服楚而不戰。存燕救衞而不私。操誠絲毫無冀于漢。但擁兵奉帝。而責天下以不貢不臣。天下未必不服也。已有挾制之實。而欲以空名責人。彧蓋自持矛盾之說以教曹者也。且彧于操周旋幾年矣。度操破滅羣雄之後。能終盡臣節乎。孫權曰。老賊久有異志。徒爲諸人尙在耳。謂天下知之而彧不知。是不智也。知之而始且縱之。後將抑之。是愈不智也。于是而以彧有王佐之才。吾不信也。彧勸操廢后納女。此爲何心。隱伏完之書而不言。及事泄。則陽驚以自解。此爲何見。至詐不可飾。又爭九錫之空名。而以憂死。曾顏子之不二過如是乎。如彧者。至死而猶巧于自文者也。孰知其計畫之無復之哉。始彧去紹從操。操大喜曰。吾之子房也。彧代操畫策。以開纂漢之基。謂爲操之子房也可。而考子房進退出處之迹。似不如是。況敢遠比伯夷乎。夫既爲漢臣。知漢之不可復爲。而忤操以死者。孔融也。義不背漢。雖借操申志。而終不受爵者。田疇也。予嘗謂聖人之徒。惟二子可以當之。而操爲漢賊。成之者荀彧也。彧自當代以至後世。而人皆信其爲賢。然則名果可以欺而得。孰謂彧不智哉。

## 賈詡論

曹操稱善用兵。旣破荊州。欲卽以其勢下江東。爲周瑜所敗。幾至不免。論者謂聽賈詡之策。則兵不敗。而

江東可以卒服。詡之言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樂土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詡誠善策。然使操用之。可以免敗。而能必江東之稽服乎。夫荆州爲必爭之地。劉備雖暫敗。使曹退則備必襲而有也。周瑜明于用兵。亦安肯以上流之勢。使曹操得據而有之。故曹幷荆州。必圖江東者。亦其勢使然。而惜未知所以敗吳之術也。夫天下力爭。有可以先驕之而使敗者。唐之于李密是也。有故遲之而使我必勝者。光武之于公孫、隗囂是也。有不愛土地。使人自爲戰以蹙敵者。高祖之于項羽是也。孫、劉、方睦無信。越可使矣。孫權智而有度。又承父兄餘烈。非崛張之盜。可以名驕矣。且權素得士。張昭、周瑜之徒。兼治內外。非積暴之國。坐守之虜。可以歲月需而空名服矣。故詡之策。施于羊祜之時。則破吳也。而施于曹操之時。則愈益固吳而長寇也。然則曹將何術之從乎。夫勢有餘于敵者。則師貴以數出。而敵不足于備者。則擾之必以多方。權之地竟于一江。戰士不過三萬。能爲將者。僅周瑜、程普、數人而已。曹誠能乘戰勝之威。用中原百倍之衆。據上流之勢。而不急于一戰之利。于是使一能將者。帥數萬之師以伐之。不利則更進。不過數進。我不全敗。彼不俱勝。計吳之精銳已盡矣。又不徒取順流一道。而淮、泗、廬、皖之閒。度要害之可乘者。分師並出。敵拒此則牽彼。我此敗或彼勝。不過數道。而吳之戰守俱窮矣。蓋昔吳之至郢。與越之入吳。及後賀若弼之破陳。皆此法也。晉人三合師。不戰而楚以敝。況數戰而吳有不服者乎。計不出此。而負其百萬之師。以取一勝。一不勝而終身之氣不復振。曹操稱善用兵。其謀吳之拙。至于如此惜。當時謀士。亦無有見及此者。故曹敗而世輒歎詡言之未用。

孰知詡計亦未爲得也。用兵而恃其衆者。未有不敗。有所恃而忘己之所短。雖敵有長而不忌。曹操舍鞍馬而爭舟楫。與苻堅百萬之衆。隳于一戰。二事可以覆觀。向使操納詡諫。而堅從猛言。雖不勝可無至敗。故如詡者。不可不謂中智之善策也。

## 陸遜論

曹操創于赤壁之役。終身不敢圖吳。孫權以其跨有江南之衆。憑戰勝之威。假西蜀之強援。因北方之多故。可以長驅而爭天下。而終于不能者。則急小利而忘大害。貪近功而忽遠禍。其失策未有如陸遜之甚者也。夫曹之所以卒難圖者。以關羽之覆沒。蜀之所以終于不振者。以荆州之失勢。而吳之所以卒弱而至于亡者。亦以遜之急于得荆州而襲殺羽。故蜀亡而吳亦隨之也。夫吳不忌蜀而忌魏。遜所知也。國賊是曹而非劉。又遜所知也。初操之南下也。瑜不得備爲助。而曹未必遂敗走。魯肅之勸以郡資備者。豈土地不足惜。曹操之必爭。而謂非備不足以當敵也。當羽圍樊之時。使遜誠以一旅之師助羽。則羽可以得志。不然。因魏之懼羽而議徙也。而已更出師他道以擾之。則未必無功。又不然。懼羽勝魏而必無利于吳也。亦如其子抗于羊祜時。推誠固好。則羽所謂鯁亮有義節者。詐兵襲人。及反戈背德之事。羽必不爲矣。觀羽之所以省遜書而心安者。可知也。是故羽果足以亡魏、吳、蜀之天下。未可知也。已果助羽以蹙魏。則開疆拓宇。何止分荆州之地而有之。釋此不圖。又棄盟飾詐。以襲羽而殺之。嗚呼。其亦失策之甚矣。襲羽而卽可乘勢以圖蜀。襲之可也。可因以破魏。襲之可也。卽可以固吾圉。而國勢因以日強。襲之可也。荆州

自羽據之。則負其蜀漢之守。可以進而北向。自吳得之。則不足以遏魏。又當敵衝焉。卒晉之所以滅吳者。蓋繇此始也。故遜之襲羽。蜀不遂亡。而吳不益大。然實以掣蜀之勢。翦己之援。而爲曹魏驅除耳。且遜亦烏能襲羽乎哉。援操而後能襲羽。稱臣于魏而後能拒蜀。是故劉曄曰。小國相救。利也。今還相攻。天亡之也。欲因備怒以還擊吳。向使曄之計行。卽吳已隨荆州而墟矣。故遜之計。是蹴吳之亡也。其功成者倖也。呂蒙曰。陸遜意思深長。蓋長於襲羽。短于拒魏。而淺于謀國也。吾觀吳、蜀、皆有可以得天下之勢。一得荆州。一失荆州。而遂兩受其弊。彼遜者。豈眞有發揮破敵之氣。不過因己之聲名未立。遂因利乘便以爲功。背棄盟好。忘國大讐。而陷其主以臣人之恥。豈惟不智。巧襲人而奪之。抑亦不仁之甚者矣。世不察而以遜爲能。吾故論之如此。

## 魯肅論

魯肅勸孫權以荆州借備。能者皆以爲失。卽孫權亦曰。子敬勸予迎周瑜拒曹操。是其二長。而以地借元德。是其一短。不知其短者。卽魯肅之所以長。而惜肅與瑜皆早卒。呂蒙、陸遜、未能明其意而竟其用者也。孔明隆中數語。至今以爲算無遺策。肅初見權。卽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繇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嗚呼。肅之言如此。此何異孔明初見元德語。而吳之臣固無一能及

之者也。向使肅言卽行。操安得先據荊州而有之。及表死而琮降曹。曹欲東下。肅獨排羣議而拒之。旣引劉備以爲援。又資之荊州。以使之拒操。蓋肅之計深慮遠。未有如此役者也。何也。操非畏吳也。其得荊州而旋棄之。非甘心也。肅以爲非備不足以當敵。備以荊州當敵。則操與備爭。而己得休息以承其後。向使曹忿其敗。而師數出。權能保其長勝乎。故資人所以却敵。却敵然後能自完。自完然後曹勝則劉受其敝。劉勝則吳以利動。而天下可圖。此誠計之善者也。周瑜人傑也。當時聽肅而無所難。曹操方作書。聞權以地資備而筆落地。夫天下之勢在大。則小者必有所恃以爲援。然後大者可圖。而小者亦因以自固。肅此謀。瑜知之。操知之。蓋英雄所見略同。而彼蒙、遜者不悟。故急于復地。自關羽敗。而後曹操高坐無東向之憂。吳亦因是不能進取也。豈不大可惜哉。昔者六國之從散。而秦得以幷天下。荊州之盟敗。魏遂不復有所忌。因以代漢。而吳、蜀、坐是以亡。蓋天下之勢。固有利人所以益己。而蒭彼實以凋此者。非智者未有能深見其然者也。權襲羽之後。畏蜀出師。而稱藩于魏。朝臣皆賀。劉曄獨欲因而伐吳。其言曰。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國不能久存。況蜀得外。我攻其內乎。繇曄言觀之。肅之計果未爲短也。故吾嘗謂三國謀臣。魏無過曄。而吳無先肅者。丕聽曄言。則吳當先蜀而亡、然而肅不死。則魏之天下。其亦未可知乎。

## 桓範論

國家不幸有簒逆之臣。樹根旣固。而萌芽未發。非忠智之臣。不能計其未然。逆其必至。而以身犯其所不

可制。制之而得。幸而身死國安。制之不得。不幸身死國危。雖死有幸不幸。國有存亡不同。後之君子。因其安而知國家必不可無死臣。至死而無救于亡。則其死之尤可悲也。亦謂其不如國安而身死者之爲得也。昔者鼂錯爲漢削六國。以袁盎之讒死。然計行而身死。身死而國安。雖死可也。彼桓範者。何以死哉。範之死。繇曹爽之與司馬懿相持也。繇範爲爽畫策。爽不用而事敗。懿誅爽及範。而範以爽死也。嗚呼。範爲爽死。死何足惜。範之死爲魏也。魏有死臣範。而當時以爲劫于晉而不錄。後世以爲黨于爽而不察。此範之死所以爲可悲也。何也。曹操雖爲漢賊。然適值喪亂之後。羣雄鼎立。故曹得因以爲功。又計勛量力。與懿相萬。非若懿之受人孤而欲竊得之者也。曹爽雖不堪大用。然無異謀。且其志亦未嘗欲圖懿也。懿以爲爽在則魏之宗室尚盛。又方兄弟用事。則其羽翼之者多。宗室者國之蔭。羽翼者身之衛。不凋其蔭根不可得而拔也。不翦其衛。勢不可得而專也。是以爽不圖懿。懿必圖爽。爽實輕而無備。懿則蓄謀稱疾。而乘閒勒兵以脅之。懿非以爽果危社稷也。非眞欲去爽以安魏也。不過爽在則魏之勢不孤。爽用事而附之者多。則司馬之權不一。幷己之權。而毋使人分其勢。然後魏可圖。此懿之深謀也。而惜魏之臣無一人知之。爽兄弟不知。而其徒亦無一人知之。此範所以諫爽不從。而哭知其必坐是族也。範之死豈非以魏哉。不然。爽之驕侈。範豈不知其必敗。何、鄧輩之浮華。範豈不逆其不終。範魏之舊臣也。爽素重範。範素不在晏、謐之列。不附其方盛。而謀其將傾。不諍之于事始。而救之于其必危。範、智者也。曾計出此哉。範蓋以爽兄弟罪不至死。而有之足以止篡。藉爽以去懿。然後魏可以無司馬之禍。而惜爽、羲皆狃犢也。事勢昭

然。尙不悟。而身死族滅。卒以國予人。範卽智。能如之何哉。吾觀懿殺曹爽之後。大行誅戮。魏之宗室盡。而國卒遷。夫然後痛範之以忠于魏而死也。悲夫。範與錯皆所稱智囊也。而皆不能庇其身。範且不救其國。國之存亡天也。然安得如範之以魏死。又不死于魏亡之時。而使天下後世稱魏無死臣。夫子所謂愚不可及者。吾以範足當之。

## 司馬昭論

自古奸雄竊國。每視世所不便于我者。而陰有以易之。要無過于收人心。移士習而已。夫三代之王也。必起于得人心。其敝也。陳氏以升斗而盜人之國。若夫士氣不振。國必不昌。及其陵遲。乃使天下俛首從逆而不覺。則未有如司馬昭之詭者也。予嘗歎東漢之天下。士之氣節留之。及晉篡魏。而士大夫回面喪心。若以爲當然無足怪。此實何也。蓋昭之賤守節而尙放達。其成爲風俗非一日矣。故柔靡之氣。中于人心。篡殺之禍。視爲故事。舉天下皆漸漬移易于其中。以唯吾之所爲。而莫之敢抗。昭豈不謂奸人之尤者哉。不然。高貴鄉公之被弑。魏之臣不但無死之者。而一時名士。放言作達。猶恐不及。此何世乎。賈充、王沈、無足道矣。阮籍之徒。時號爲賢。乃周旋亂賊。託爲遠害。卽嵇康之傲睨。非眞能仗節守義也。猶以爲非薄湯武而死。則其時之所重。亦可知矣。是故古今士氣之卑。無過于魏。而實昭有以易之。然則自古亂臣賊子之巧。要未有過于昭者也。

晉元帝中興論　乙酉五月

晉元帝之始爲丞相也。聞長安不守。卽出師霸灰。移檄北征。而王導亦有戮力中原。克復神州之語。及卽位以後。導爲宰輔。遂君臣偸惰。無復有經略遠圖。以至于強臣見逼。卒于憂憤。此實何哉。元帝亦知江南單弱。非漢、趙之敵。微安靜不能保全。其自計不可謂不審矣。然是時大讎未復。人心思奮。乘國家之新造。外有劉琨、慕容之推奉。內因祖逖、李矩等之舊屯。以厲其氣而用之。其君臣日夜相與憂勤震動。惟敵是圖。其國可強。國強則主尊。使奸雄有所憚而不敢肆。雖大業未復。而臣禍可息。此理也。勢也。恃外患之不至。而一意隱忍姑息。以冀其苟安。于是王敦、蘇峻之屬。得以窺吾所深忌。而犯其所必狃。此亦豈非自然之勢乎。且晉是時亦烏能苟安也。以劉石之強梁。崛起及鋒用之。何戰不克。幸其戰勝而驕。又自相圖于君臣骨肉之閒。而無暇及晉。向令葛陂之衆不退。又趙不背漢。而專事東方。不知帝何以禦之。卽導亦豈能遵養時晦。猶自以其德望晏然處逆臣之右哉。故吾嘗謂晉元之得國倖也。而其主臣之謀國。實有亡道。夫國之存亡天也。諸葛武侯豈不知漢之不復。與賊不可卽滅。而其言曰。王業不偏安。坐而待亡。何若滅賊。于是連年動舉。惟敵是求。而鞠躬盡瘁。至死後已。後之論者。猶以國小而數出師爲亮病。無怪于諛導者。以偸安爲有權略。而謂江東再造。導之力也。導者眞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其不亡者天也。然而卽使導能矣。其如元帝之不可與慮亡何。是故晉之主臣。無一可爲後世法者也。

唐肅宗中興論一　乙酉五月

肅宗卽位靈武。論者以爲名號既立。則人心皆奮。而諸將用命。其克復兩京。實繫於此。權而事濟。從權可

也。予以爲不然。昔丞相睿初卽王位于江南。及愍帝凶問旣至。紀瞻謂晉氏絕統。于今二年。宗廟無主。王不得固讓。于是遂卽皇帝位。夫元帝卽疏屬。當其旣正王位之後。爲羣情所嚮。則承晉統者。非元而誰。若肅宗之與元宗。則親父子也。元雖幸蜀。大統未移。且帝旣留太子起兵。又以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于時勤王四起。而郭、李之師已集矣。帥之克復。直旦晚閒事。然後請反乘輿。克盡子職。吾意元宗以太子功高。必傳位無疑。卽曰。成敗未可知。不若早正位號。以繫天下之望。則先以馬嵬之命請之。未必不從。待其寶冊至而後受之。亦不過旦晚閒事耳。乃遽不能待。遂卽位改元。何哉。卽位之後。以兵事委之廣平王俶而已。汲汲欲建儲立后。及與婦人相博爲娛。繇此觀之。天下有忍焉若是者乎。是時元宗春秋高。嚮微李泌之善諫。則于請上皇還京時。已足憂傷其父矣。又豈待受制于良娣、國輔。然後使興慶不能安其居。而辟穀不得善其死哉。肅宗天下之庸主也。有廣平之視師。李泌之納忠。郭、李之爲將。直可以削平禍亂。而特制于強閹悍后。以遷父殺子。使諸將不得盡其用。其不亡者幸也。故安、史、雖仆。叛逆踵起。我叛父而人亦叛我。自是之後。武夫兇卒。相煽拒命。迄唐之世。終以藩鎭亡國。皆靈武卽位之事有以貽之也。後之君子。猶以中興歸之。不亦過乎。夫唐至肅宗。實有可以中興之機。而以急于篡父。使大業不終。故天下之庸。未有如肅宗者也。

## 唐肅宗中興論二

晉瑯邪王之議卽帝位也。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宮未返。

舊京未淸。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繇是忤旨。王亦遂卽皇帝位。予嘗論之。晉元之卽位。未爲失也。嚮使如周嵩之說。是時劉琨、慕容廆、在北。張軌在涼。而豫、冀、靑、寧等州未陷。王誠以嵩之說。曉告天下。總率六師。聲義北向。聯絡諸州。共圖進取。則規模氣象。必更有可觀。卽不然。而軍勢旣張。主威亦立。進不足以摧仆劉、石。退猶可以折王敦、蘇峻之邪謀。使之有所憚而不敢肆。此與早卽位所得孰多哉。奈何出嵩于外。惟汲汲厚勸進之賞。此其志先盈而氣已餒矣。志盈而氣餒。故狃于偏狹。包匿垢恥。使奸雄得以窺吾所深忌。而不可復制。悲哉晉也。可謂本末並失者矣。若唐之肅宗。其時尤非晉比也。當天下全盛之餘。元宗之號令尙行。諸路之勁師已集。而已又以太子爲元帥。則暴張之寇。直可旦夕削平。然後使乘輿反正。克盡子職。以俟大統之傳。豈不善始善終哉。乃裴冕之疏。旣上。靈武之事遂行。大赦改元。而冕亦卽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夫冕小人也。不過窺肅宗之隱。啖主以自取富貴耳。豈眞謂此舉有關于興復大勢哉。祿山動于富貴。故叛君。肅宗動于富貴。亦叛父。裴冕動于富貴。故亦陷其主于非義。夫古之亂臣賊子。未有不以利動者也。若夫報君父之讎。雪國大恥。此其事正于義。彼主臣之閒。所爲警戒震動者。直若無以自容于天地閒。而以望之見利則動之人哉。後之君子。繇周嵩、裴冕之說觀之。則晉之偏于一隅而屢有臣禍。唐之禍亂相尋而不恥出奔者。當兩主卽位之始。而已知之矣。吾又論之。以爲世之有君父之禍。而猶動于利者戒也。

宋高宗中興論乙酉五月

宋之有狄患也。其禍甚于晉。而高宗之不能興復也。其心忍于元。高宗豈元帝比哉。其於徽、欽。親父兄也。嗣統于二聖北去之日。而中原有主。又去舊京亦咫尺之閒。非若元帝以疏屬先在江南也。又非若元帝承餘緒于晉統已絕之後也。此其人心國勢。厲而用之。讎可報。虜可破。燕、雲可復。二帝可還。而高宗不能者。豈不能哉。不欲耳。其意以爲非城陷主辱。吾安至是。萬一用兵而勝。勝而淵聖可還。又置吾何地。是故其屈而遠之者。吾有所因之以爲利。而其憚而不敢用者。吾亦恐犯吾之所自忌也。不然。高宗卽庸。豈不知不還舊京。則兩河必陷。不都關陝、襄鄧。則中原必不可復。又豈不知李綱、趙鼎可用。而岳飛必能成功哉。凡此皆有背于吾之所爲利。而又適中其所自忌也。于是不恥奔竄。僻處臨安。安于不足存之地。而後吾之所利者存。黜綱、鼎。殺岳飛。去敵之所深忌。而于吾之所忌亦不犯。此其處心積慮全乎忍。而外特示之以爲怯耳。不然。和之不可恃也。已事瞭然。而大功之可成也。形勢已見。高宗亦險阻備嘗者。而愚至此哉。觀其卽位之始。不殺張邦昌。不深罪僞命諸人。而又委心于汪伯彥、黃潛善。蓋已探其微而得之矣。特汪、黃鄙夫佞人。不能有所發舒以成其志。故其後專任一秦檜。然後于其事濟。而高宗之心亦至是盡見。吾故曰忍也。古稱中興。惟殷之高宗、周之宣王。可以當之。若少康、光武。取天下于旣覆之後。其事難于創。而光武起于徒步。百戰而後得之。其事爲尤難。而晉之元帝、唐、宋之肅、高。皆資亂利禍。狃于偏安。其道實可以亡。至于宋高。坐棄成效。偸息海隅。則又嚮者晉元之所羞稱也。吾故曰。其心忍于元也。

非注中興論凡十篇。今稿存者。僅漢光武、晉元帝、唐肅宗、宋高宗六篇。爲幼美兄藏本。

# 樓山堂集第七卷

## 國朝紀事本末論

江陵奪情以下東林本末

論曰。予追溯東林所自始。而本之於爭奪情者。以其爲氣節之倡也。夫江陵之鋒。觸之立碎。諸君子豈甘以其身爲劉安成之續哉。扶國紀而明人倫。雖身死何惜。則吉水卽微後日之講學。當其發憤抗疏。雖聖人所謂朝聞夕死者。有以加乎。吳、趙、沈、艾、後有用不用。要之爲忠臣義士也。江陵敗而後之秉國者。如甬如婁。又一異矣。無江陵之橫。而有其擅。非江陵之材。而多其嫉。起而角之者。非黜則錮。於是林巖之間。賢者相望。夫諸君子進不得用。退而有明道聚徒之樂。此誰使之。而又黨之焉。噫甚矣。天啓閒。耆老僅存者。尙秉用。未幾黨禍興。而實發難於吉水。則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者。其是之謂與。或謂予。吉水晚節稍異。甫至京。卽屬福清以復江陵謚爲首務。且悔其論劾爲少年客氣。予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後以問方孩未侍御。侍御曰。先生爲總憲涖任。諸御史皆在。先生曰。江陵之不守制者。罪也。予往時不得不論。繇今思之。江陵未嘗無功。則謚亦不可不復。諸君以爲何如。時諸御史皆服先生無成心。其始終皆爲國也。嗚呼。繇侍御之言。此所以爲東林哉。

## 三王並封

論曰。予嘗覽王文肅奏議。未嘗不歎服其才。則亦豈未嘗學問者。而東宮繼嫡之議。三王並封之擬。此何以稱焉。重於失君。遂於天下之大計。有所不暇顧。則將焉用彼相哉。幸當時諸部科以死爭。而王亦旋自悔自劾。故其事得寢。不然。太倉之肉。豈足食乎。爭三王與爭考功。俱一時事。爭此未盡者。於考功盡焉。嗚呼。其甚矣。予嘗歎國家養士數百年。未嘗不收其用。然有二盡。嘉靖時盡於議禮。萬歷盡於國本。非國本盡之。而創爲留中永錮者盡之也。永嘉實材相。視當時異議者。老死竄戍。卒無一語。推是心也。其以破人國家有餘矣。區區者何足以蓋之。況太倉才又不及乎。然議禮繇意見相左。其時無黨名。爭國本則有菀枯其閒。而邪正分。邪者遂目諸君子爲東朝之黨。夫東朝何人也。而曰黨。爲是言者。人道盡矣。雖然。東朝果可黨也。此非不佳事。而何東林之外寥寥焉。予讀諸君子封事。與史玉池恭進條議。及顧涇陽所與王太倉書。未嘗不與而歎曰。黨哉黨哉。顧國家安得盡若而臣者而爲之黨也。

## 癸巳京察

論曰。予聞吏部自江陵擅權後。諸司仰政府鼻息。卽冢卿無能自行其志者。逮平湖陸五臺。負其權智。始一振拔。而孫淸簡、陳恭介、繼之。於是閣不得撓吏部權。而統均之體以肅。蓋稱國家三太宰云。若趙高邑之爲考功。則尤異矣。高邑主計大都。先邪佞而次貪鄙。嚴要津而寬散秩。淸夜篝燈。精心衡量。有蟲巢於耳而不知。遇一權勢姓名。則奮腕乙之。而所斥都給事。則其姻家。所斥吏主事。卽冢宰甥也。嗟夫。國家二百餘年。有此銓官哉。嚮使有賢輔臣焉。所當委己任之。昌言論薦。至蒙不次之擢。奈何以喪其所私。反肆

之螫。而一時大寮列署以論救罷斥者至十數君子。政府可謂肆志而愉快矣。於國家何。於萬世何。然則太倉也。新建也。蘭溪也。豈非高皇帝之罪人哉。自是之後。高邑白首林居。而諸君子以高邑廢者。雖死不悔。于是而曰黨也。眞所謂君子亦有黨矣。抑予尤有感焉。癸巳而後。其爲察也可知矣。賢者率數十年而不勝。辛亥則門戶分焉。至舉國聚訟不決。三案興而東林大敗。要之不三案何以知東林哉。今亦幸有三案爲涇渭。而邪者尤呶呶焉。此實何歟。夫人而邪也。吾無責焉耳。而依附門戶者。實亦有人。見小利害。卽不能不掉臂去。豈獨不能與政府抗。實呈身焉。豈獨不能棄官以爭。且賣友矣。嗚呼。此烏覩所謂東林哉。聞高邑諸君子之風。其亦可反而愧死矣。

## 會推閣員

論曰。予於萬歷癸巳。蓋不勝世道消長之感焉。諸君子之被禍也。爭並封未盡者。大計盡之。大計未盡者。會推又盡之。自顧涇陽削歸。而朝空巖實。東林之門戶始成。夫東林故楊龜山講學地。涇陽請之當道。創書院其上。因以名之也。時梁溪則有攀龍高君、涇凡顧君、希范安君、元珍劉君、茂才葉君、毘陵則有一本錢君、敷教薛君、宜興有夢麟史君、達可吳君、納陛張君、金壇有兼孔于君、丹陽有士昌姜君。相與以道德切劘。而江、陝、北直、遙相唱和。蓋大江以南。不越二郡之閒耳。人品理學。遂擅千百年未有之盛。然是時之朝廷何如哉。夫使賢人不得志。而相與明道於下。此東林之不願有此也。卽後此爲賢人君子者。亦何嘗自標榜曰。吾東林哉。朝廷之上。見一出身吐氣。鄉黨之間。有一砥行好修者。率舉而納之。曰。此東林也。小

人欲空人國。未有不加之以名目之爲黨。而門戶之禍。於是乎不可解矣。浸淫二三十年。壯者弱。老者死。迨遼難作而勢不可復支。至不得已求人此中。又以門戶撓其成而利其敗。嗚呼。此誰非癸巳以後之爲哉。吾故觀於此。而不勝感慨繫之耳。雖然。國家實非不幸而有此也。予嘗以爲留東漢之天下者氣節也。兇如董卓。而不能取。奸如曹操。而不敢取。天啓乙丙閒。一閹作孽。不過刀鋸餘息。乃能使天下衣冠之徒。蒙面汚行。事至不忍言。而纍囚相接。駢首就誅。卒以其死力捍之。使聖賢讀書之種不絕。而爲乾坤留未墜之緒。以待今聖明再馭者。又誰爲之。則東林之流風餘韻。猶能繫人宗社如此。誰謂黨人不可爲哉。予嘗客梁溪。歷陽羨。徘徊毘陵、華陽之間。過東林廢址。訪求諸君子遺事。而益歎夫東林之名。世之所諱言也。則亦實考其所以東林者而可矣。

## 辛亥京察上

論曰。是役也。舉國分爲二黨。曰西北。曰東朝。其實東林也。曰崑。曰宣。其實南也。夫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於何辨之。前此之奪情、之並封、之京察、不已較著乎。邪者曰。彼一時偶爲之事耳。何得概其生平。今試觀天啓乙丙閒事何如哉。何向之攻東林者。盡甘心從逆而不辭也。夫依附東林者。豈曰無人。亦甯至媚閹作孽。以爲狗彘所不爲之事。此而亦將曰吾一時偶爲之耳。奈何遂以概我哉。夫朋黨之說。無代無之。要未有如我朝之截然者也。唐之二黨。皆爲小人所附和。宋之三黨。皆君子。而使小人借之爲兵端。獨漢之諸君子。事起於與宦豎角。而鉤黨之禍獨劇。夫近時所角者。皆朝臣也。角之不勝。至

借宦豎以撲之。其禍亦略與漢同。夫士人與宦豎角。而誣以朋黨。可言也。士人與士人角。而朋黨相傾。猶可言也。倚宦孽以傾士人。嗚呼。此固向者節、甫、輩之所羞稱。而不意聖朝士大夫爲之。然則不有東林。其可謂世有士人也哉。而又何黨之足云。

辛亥京察下

論曰。孫富平之始爲太宰也。以不直沈繩甫、李道甫、與東林左。及再出而何以爲東林驅除也。豈非以佐銓者有王衷白。而長臺省者之爲湯、曹乎。然聞湯賓尹之黜也。湯兆京持之力。而蕭雲舉以衙門體救賓尹。至於屈膝。富平斷斷不可。曰。老夫爲今日去一嚴嵩。快哉。此眞太宰矣。然是時攻淮撫者。無完膚矣。因以及無錫。卽今號爲賢者。舉及淮撫。輒曰。此東林之累也。而于金壇之於中甫。亦然。蓋謂淮撫貪而遙持朝權者。實中甫爲之。卽福淸入相。于實有力焉。無錫且爲兩人用而不覺。是言也。予嘗疑之。乃趙高邑則謂使淮撫爲經略、爲中樞、東事必不至敗。而顧涇陽則謂淮撫有功於國家。必無莫夜受金事。桐城馬侍御至死時。猶曰。謂修吾貪。吾不瞑目。夫然。賢者盡妄語乎。後予以淮撫問通州范璽卿。璽卿曰。淮撫故不貪。然豪俠人也。不善自匿飾。又揮金如土。故以來讒慝之口耳。且不攻淮撫。安得東林之巇而抵之。又以中甫質吾鄉鄭太宰。太宰曰。果若人言。于何自以廢主事終乎。嗚呼。兩先生蓋持衷之論矣。及予閱三朝封事。逆黨以李三才爲盜臣。其言皆橫罵者。此又不足辨。

要典三案

論曰。予觀逆黨之翻三案也。必以東林爲口實。蓋以並封者三案之源。而東林者以並封而著。不傾陷東林。何以護持三案乎。然前之爭並封。與後之爭三案。人雖殊也。其效忠則同。功相等也。而受禍尤酷。東林之爲東林。至後而愈難哉。夫東林之能。既見於天下如此。其攻東林者。又作逆如彼。此卽三尺童子。能起而明其趣舍者。而世之人。猶好指摘賢人君子之細。以巧談而樂道之。吾然後知大道之不明。而亂臣賊子所以不絕踵於世也。或曰。東林往矣。嚮之忠言至行。與夫蒙難受禍之事。世多不察。而末世浸淫富貴之習。又入人骨髓。彼豈不知諸君子之賢。反之身而有所不便。故卽逐聲相吠。有所不恤耳。要之責人以受禍誠難。但不至悖而從逆也。此稍讀書知道理者皆能之。彼向之持三案以攻人者。乃作如此舉動。繇是相提而論。甯過而訾東林。忍乎哉。然則世之覈東林者。無他道也。但以今上所欽定之案。與夫逆黨所作之點將錄。合而觀之。而天下之大辨在是矣。

征哱以下三征本末

神宗皇帝御極久。垂二十年。海內不知兵革。初作難蓋自哱氏。哱之起也。本以非我族類。而又負饒資。假地勢。恃虜援以猖狂於承平之隙。全關其岌岌矣。乃不數月誅夷無噍類。固廟算得哉。則一時文武將士用命之效也。哱之起也。其謀實狡。以劉、許、爲兵端。事成而我居。不成則更執之以邀功。使墜其計中。於國體何。故督臣之不諱殺降者。張天威而絕禍本。非過也。予嘗跡其事而深考之。自國禎推轂李帥。然後有張家堡之戰。戰勝而後可以絕句鹵之患。決策水攻。然後賊勢窮而人心攜。人心攜而哱事去矣。於是論

者謂賊張之日。宜右戰而絀撫。事已大定。則多殺不爲武。異同之間。誠有難易之辨耳。然予因是而益有感焉。當時督監諸人。皆極一時之選。不待推舉。而身請臨戎。共矢滅賊。其總兵者。夙號材武。事復不從中制。猶以功不卽就。至數勤詔旨切責。況乎借疆埸之事。以修門戶之郤。樞邊異趣。經巡二心。又用舍可否。舉國聚訟而不決。以致一敗塗地。舉精卒夙將盡殲焉。蓋自萬歷末季、以及昌、啓之閒。其成敗得失之故。亦略可見矣。曾去昔幾何時。而軍政陵遲。以至於此。言之可爲傷心。威殫財詘。探丸而起者半天下。事將有什百於哼者。不知又何以應之。或曰。哼之蹶也。功繇學曾。而葉實攘之。魏之罰亦稍重焉。無以服任事心。有謂魏不逮。葉不戍。其然、豈其然乎。覩梅監軍明功罪諸疏。蓋公道彰矣。

## 征倭上

臣覩日本小夷耳。當高皇帝時。猶且貢寇相倚伏。蓋異類反覆無常。其天性也。已聞胡惟庸通倭謀逆。而後下嚴絕之禁。又使信國公沿海設防。蓋備亦至焉。自永樂時。有事於海。然後貢通。有貢而益有寇。有市舶而且有勾導。禍莫劇於嘉靖時之深入。荼毒幾半天下。豈非絕之不嚴。禁玩備弛以至此耶。神宗皇帝御極之二十年。而又有朝鮮之役。勤師海外。豈得已哉。朝鮮者。我之外蔽也。外存與國之垂絕。內實杜遼患於未然。於是不憚征調。不惜轉輸。非曰鞭長可及。所以建威消萌。不縱敵以貽患。而且聊以固吾圉者。亦其勢然也。嚮使政府持必然之畫。樞部無倖功之心。經略用老謀。而將軍不狎敵。不待踰年。海上之績奏矣。奈何本兵督府。甘受罔而不寤。而在閣在邊。皆陰陽向背。以求事去已卽釋之。使兵威挫於翕張之

舌。而彼小人者。既以婁敬我。而陰之又以中行翕侯彼。猶使售其詐。徵天奪主款之魄。而惟敬就禽。其辱國可勝道哉。懲封貢之誤。然後登壇推轂。又更置焉。蔚山之敗。可爲寒心。至幸一關白之死。僅能收功。始謀不臧。而求後伐用懋。蓋亦未之有也。嗚呼。自古以王者之師。欲得志海外者少矣。越國創寇。我誠非得已。彼倭亦豈有大志。屬在鱗介。而涎我邊徼者。有句之者也。況又無端而艷以封號。此之謀國眞如兒戲。是故防倭者。無以朝鮮爲口實也。關白之事。宜易世不復見。而王直、徐海、竊恐復起於今。與閉其入甯關其出。當事者奈之何不鰓鰓慮之。而以夷狄爲小人藉資。以中國爲夷狄僥倖也。

## 征倭下

國家之經略朝鮮也。蓋數歲矣。然卒不得其要領。謂其欲衣冠我土地者。是張之也。謂關白圖不軌。而先藉用兵。以出其世臣淸正等。理亦有之。未敢必也。然吾姑無責其兵端。以其殘我與國。震我東郵。不大創而使得氣去。何以張天威而使四夷懾服乎。第彼非形見勢詘。何以遽就款我。非威盡力竭。何以遽予封。事勢明白易見。徒以一樞。耄不知兵。而舉國兩端。遂成道築。誰秉國成。謂其心可問乎。應昌也。養謙也。玠也。鎬也。以名推者也。如松也。貴也。綎也。以武著者也。程功計效。其卓然可見者蓋寡矣。豈器任爽哉。則戰款之說貳之。而發蹤之先貿耳。予讀丁贊畫之疏而傷之。當時中外之故。亦略可覩矣。先是記平壤事者不一。有多張劉、李之撻伐者。亦有謂封事實多撓。非石計之盡繆。嗚呼。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予因綜核往事。著其得失之不相掩者。昔趙營平有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夫伐

其功以爲後法。與著其失以爲後戒。其用心一也。故予卒以朝鮮之役可爲大鑒。而後之謀國者。亦無多恃天功哉。

## 征播

論曰。東征未完而播難興。播征蓋與朝鮮哼相首尾焉。徵調之費等哼。而成功較迅。豈三征惟播爲差易哉。予亦嘗考其始末矣。楊酋三殺其妻。其殘忍天性也。此何足深治。而邊議用兵。兵用而師覆。已褻威矣。則宜大創之。不使得氣。而又何邊議撫。勦撫相循。於是道旁築舍之局。爲敵所窺。故酋之猖狂不量。至覆數十世之宗。而爵移國滅者。亦我實成之也。夫當其始也。一太守諭之。可使無動。至其後徵天下兵。而僅乃克之。雖得志哉。疆埸之謀。誰實司之。其始計亦稍絀矣。予嘗歎國家於用兵之故。前後如出一轍。任者一而百撓之。適者南而北轅焉。僥倖於始。狼狽於終。曲徙無恩。而焦爛是問。蓋不知凡幾矣。幸應龍穴鼠。破綦江而猶戀棧。爲坐而待撲耳。今天下所在苦兵。宗權、黃巢之流。屠毒六七省。逋誅十餘年。事已不可如何。而勦撫之議。非獨參差。且相蒙覆。視往時夷土。可爲郡縣。而今數百年之都邑墟矣。求其力而拒原者。亦如曩三征時也。可更得哉。播之役。推轂者實得人。世之稱于田司馬及南昌將軍也。有以哉。嗣是以來。樞邊文武。動相齮齕。遼之敗。氣沒世不復。而棘門霸上。實傳舍矣。嗚呼。可勝悼哉。

## 小試論

單騎詣虜論崇禎辛未

古之爲將者能戰以勇決勝以智而服敵以誠夫兵詭道也決機兩陣之間度險易量進退爭主客料彼己縱反間則誠不勝勇勇不勝智撫叛卒消反寇解散迫脅之衆與夫誨化煽惑之虜則智勇皆有所不足恃而用之莫貴於誠蓋觀郭子儀之單騎詣虜投鎗免冑不數語而回紇懽呼引罪未嘗不歎敵雖叵測可以誠感而非子儀之忠信能立夷狄亦不懷服也唐之兵端始於藩鎮之強以弱主御強鎮而又制之無威撫之不信上下懷欺遂至反者四動而號令賞罰淆然莫一蓋命一將以誅反已而其將亦襲跡而動猶欲息火而沃之以膏火不可滅膏愈加熾耳是故自祿山發難以來叛賊蝟起而竭忠立勳以其身爲天下係安危者唯子儀一人何也其誠不可及也夫子儀所難者難於安史繼起而以倉卒之旅再造國家尤難於魚程交譖而以疑忌之躬克全勛節豈難於以其身服素所畏信之回紇哉且夫忌物太甚者必中受其不足寡信則多備備者多而後謀之者愈衆是故秦皇至暴戾也而匕露於殿上董卓至猜狠也而戟交於轂下何也禍嘗伏於己之有所畏因發於人之所必伺者也若夫威立則人有所不敢恩著則人有所不忍坦然無所備於物而卒不以身犯其難蓋吾使人無不可見而人有不可測者即在是耳趙宣子晨朝門啓而賊不加害夫不閉戶者盾之所以藏身也至於賊不加害況其猶不至於賊我者耶推而至於行師用兵之際華元以病告而楚圍解羊祜以藥餉而吳人服忠信既立讎可爲恩況當時之回紇素爲我用懷恩既死令公尚在以人情而言亦單騎諭之足耳子儀豈其徼功一時又計畫無之而故以此嘗試哉抑子儀之所以成功者誠也要亦其識有所不可及耳不然挾不賞之勞居必疑之

勢。而功名令終。身家晏然者。此豈一忠信不學之人所能。門鑰不設。將吏可至。榻前車騎不從。觀容可使涕泣。子儀之善於自全。大率類此。是故有誠無識。雖以三代以下不世有之。霍光不免矣。嗚呼。人臣若子儀者。獨爲將帥之所不可及也哉。